

黃氏補千家註紀年杜工部詩史

十

賞愛倚能騎

甲外控鳴鎬

鎬習勒其騎射應効曰熒箭也洗

劍青海水

在山東孫曰青海

刻銘天山石

功在行間除右金吾衛

將軍充關西兵馬使趙曰皆戰勝而深入也班固爲竇

憲刻銘燕然山敏功曰唐薛仁貴傳將軍三箭定天山

希曰哥哥

翰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至擊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

吐蕃屏迹不敢近青海事見通鑑又唐志伊州伊吾縣有折羅漫

山亦名天山又西州有天山軍自州西南有南平安昌兩城百二十里至天山又有天山縣

軍閏西兵馬使

其王轉深壁

烏蘇曰右按唐金希景龍四年賛普請昏以左衛大將軍楊矩爲送金城公主使吐蕃因請河

西九曲之地以爲公主湯沐之邑矩遂奏與之叶蕃既得九曲其

地肥沃尤與唐地接近自是復叛思禮事高駕翰以功授右衛將

軍

從其討九曲也

飛兔不近駕

晁曰馬名飛兔善走躍復能飛其駿快可知矣

鷺鳥

資遠擊

趙曰飛兔古之神馬山海經曰鷺鳥之擊

曉達兵家流飽聞春秋辭

自古有之

自有適

朱曰裴楷目夏侯玄云肅如入宗廟中俱見禮

自知小精詳姿至此向皆善思禮之辭

淹

關初潰散萬乘猶辟易

魏曰辟易退却奔走之兒偏裨無所施元

帥見手格

朱曰綠山之反也思礼從翰守潼關密語翰誅

二家也晉杜預魚爲將軍而有左傳辭

自古有之

樂器

師曰自知小精詳姿至此向皆善思禮之辭

淹

益胡馬纏伊洛中原氣甚逆

蘇曰蒙將軍一日謂扶蘇曰

今天色黯淡回視中原其氣

褐在其中後果如其言

肅宗登寶位塞望勢敦迫

朱曰翰

關不守玄宗幸蜀天子從百姓之請遂入靈

武圖興復乃即位以從人望思禮奔行在

太子入朔方至尊狩梁

罪將厚責際會清河公間道傳玉冊天子拜跪畢

讓議秉冰釋

朱曰思礼至行在上責其不堅守坐纛下將斬

收後效遂釋之

劉向事讓議秉冰諭即日冰釋

明劉向事讓議秉冰諭即日冰釋

趙曰翠華天子之旗上林賦建翠華之萎廷卷飛雪

言其時

在冬周禮曰熊虎爲旗所謂亘阡陌言其旗之多也舊注引

如虎如貔却是言丘旅非是

也兵鳳凰山帳殿涇渭闢

朱曰天子所

象宮闕臺殿也趙曰庚寅吾詩回川入帳殿

鳳凰山鳳翔山名涇渭則在平涼乃渭州

金城賊咽喉詔

鎮雄所搘

營節度河西隴右伊西行營丘馬使李武力以控賊

及廣平王收復



北府之興平元宗在興平王思禮自潼關至

始知哥舒翰被擒以思禮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即令赴鎮收散卒以俟東討事見通鑑狀蘭州亦有金城縣又有金城關正屬隴右道節度治蘭州金城雖在蘭州而去鄆為近詩云詔鎮雄所搘盍爲此不以京兆金城而言也

禁暴靖無雙

爽氣春浙瀝

師曰和爽之氣如春風然

巷有從公歌野多青青麥

陳曰言賊不及夫哭廟後復領太原役

朱曰郭子儀收復

所焚權移神主於大內長安殿上皇謁廟請罪及元弼鎮河陽制

以思禮為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兼御史大夫貯軍糧百萬器械精銳

尋加司空

者邊人謂之吐蕃麥莊哥舒翰嘗伏兵於其側

虜至夜擊之

魚一人得反者自是不敢復來今繼以王公為節度故麥庄也



希曰前此積石軍麥熟吐蕃輒來擾之無能禦失之又肅宗還京素服向廟哭三日蓋是至德二

載而義太尉在

乾元一年七月

恐懼祿位高悵望王土空

朱曰在我之

之永擊五湖舟

朱曰范蠡事勾踐既悲甚田橫客

事古之名將言有武功嗟之

文苑傳豈述廉藺績

朱曰言思禮撫御積畜之才在汾晉

之間者與雲水無晦也廉頗藺相如

不必責之文德也

亦為太原尹北京留守至太原以鎮撫紀綱為己任檢覆軍吏隱

沒者衆擢有一偏將抵罪當死諸將各請贖其罪景山不許其

弟請以身代又不許其弟請納馬一匹以贖兄罪衆

咸怒曰我等人命輕如一馬平軍衆憤怒遂殺景山

史云王

思禮上元二年四月薨管崇嗣代為太原尹數月召景山代崇嗣

及至未幾以受馬被殺亦在上元二年公因景山亦尹太原而不

若思禮有統御積蓄之才故於

詩尾言之亦以顯思禮之功也

故司徒李公光弼

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

朱曰光弼加檢校司徒在至德

十載尋遷鄧空矣今止云司徒

則據爲司徒已前事而稱

其能持節

河東節

則

安太原也

胡騎

安太原也

反朝子

胡騎

胡騎

攻吾城愁寂意不

安若泰山前北斷右脣朔

方氣乃蘇黎首見帝業

朱曰賊將史思明等四僞帥來攻

人敗以太原屈指可取光弼伺其怠出擊大破之斬首十餘

方級

又破

思明于

嘉山而

河比歸順者

十餘

郡朔方

河北也

二

宮泣西郊

朱曰二宮謂

九廟起頽壓

朱曰見前篇及

未散

河陽卒思明爲臣妾復自碣石來火焚乾坤猶

朱曰

鶴曰通鑑云史思明至德二載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李

光弼

以思明終當叛亂

明年乾元元年果分軍爲三

一出

邢洛

一出

州石城縣

又鳴州懷州縣有居庸塞東連盧龍碣石

鶴曰又大獻捷

朱曰乾元二年爲天下只馬元帥與九節

自范陽來救陳留糧道光弼身先士卒苦戰勝之

史思明

因殺慶緒

助爲位從

河南財勢甚熾

光弼遂檄官吏引兵入二城

賊暉光

病不

能

朱曰高祖嘗戰於中澤西大破逆黨

朱曰高祖笑

祿山言思明在

山而自矜也

獻捷則傳所謂獻俘太廟

朱曰

張巡上隋文帝表云幅員暫

朱曰

高祖笑

朱曰

高視笑

冊崇勳小敵信所怯

朱曰功過光弼以功封臨淮王非謂

劉氏

不王也

小敵怯謂北邙之敗

朱曰

元振謀死光弼愈憚

朱曰

恩羞其策謬深忌光弼

擁兵鎮河汴千里初妥帖

朱曰

光弼以臨淮王鎮河汴

寧十里

安帖

朱曰青蠅紛營營風雨秋一葉內省未入朝死淚

朱曰

功過光弼朝廷之所寄賴也

朱曰

高棟大屋所持而安

屋去高棟

朱曰高棟喻

光弼朝廷之所寄賴也

朱曰

功過光弼朝廷之所寄賴也

朱曰

長城掃遺堞

朱曰命京兆

尹第五倫監

朱曰

扶風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在趙曰槐里豈葬地乎以詔百官送葬

長城今其死矣

是掃遺堞也

朱曰白羽扇

朱曰諸葛武侯持白羽扇指麾

三軍言人士而所用之物存爾

朱曰

扶風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在趙曰

長安城中長吏各在其縣光武東都之後扶風出

治槐里屬右扶風今之鳳翔府正在長安之西矣

零落蛟龍匣雅望與芙蓉惻愴槐里接

朱曰命京兆

尹第五倫監

朱曰

扶風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在趙曰

扶風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在趙曰槐里屬右扶風今之鳳翔府正在長安之西矣

長安城中長吏各在其縣光武東都之後扶風出

治槐里屬右扶風甚明

朱曰

扶風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在趙曰

氣不平密論正觀體

洙曰正觀太宗據乱反正時

揮發岐陽征

洙

時肅宗理兵廩耗

感激動四極聯翩收二京

定功曰史云至德初武封肅宗行在房琯

萬爲給事中已收長安拜京兆尹則固布建貳收復者矣

西郊謂文王也牛酒謂擊牛驩酒享十七

酒日至壺漿塞陌

之庄汲俄寵辱

洙曰庄衡汲黯趙曰以武之謙諍如庄汲也既拜京兆尹矣而坐房琯事敗已州此則寵辱也

衛霍竟哀榮

趙曰武爲東川及劍南節度則江漢之中可哀而亦榮也

王洛兒傳論生受

日遇沒居哀榮

四登會府地三掌華陽兵

趙曰武爲京兆少尹又爲會府書曰華陽黑水推梁州則東川西川皆華陽也

京兆空

柳色

深曰色一云市張敞爲京兆尹走馬章其臺街唐詩有章其臺柳是也

尚書無復聲

深曰前漢哀帝擢鄭崇爲尚書僕射數承見諫諱上初幼用之每見曳革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声

群鳥自朝夕

深曰漢成帝時御安府中列柏樹端有羣鳥數千棲宿其上晨暮吳曰朝夕鳥一去不來者數年

魯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

深曰雪山西山也言輕重在公而不在山

得何遜

深曰梁書何遜爲光祿大夫常重也

諸葛蜀人愛

深曰陳壽言蜀人愛亮虽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未足爲過也

文翁儒化

成

深曰文翁之守蜀召下縣子弟以爲率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補郡吏次爲孝弟力田由是大化蜀之率於京師者皆齊

魯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

延子荊

深曰晉孫楚字子荊石苟驃騎軍事

四郊失壁壘

玉笙

深曰言公鍊靜蜀中惟以宴樂日與海宴又爲廣陵王記室復隨府於江州

只細傾時觀錦水釣閣俗終相并

虛館開逢迎

深曰開閣以禮士也

堂上指圖畫軍中吹

武能鎮

深曰開閣以禮士也

意待大戎滅入藏紅粟盈

宴飲也下句言車騎之出非

大戎指吐番也武再節度劍南日破吐番七萬衆于當

狗城然其意終待尺咫而人免誅求使粟至於紅腐也

以茲報

烈士痛稠疊直筆在史臣將來洗箱篋

朱曰言平生功名書在史

吾思哭孤冢南紀阻歸楫

趙曰南紀楚之分公自南紀往歸長安則可以弔光弼之英靈今阻而不能故云

扶顛乘蕭條未濟失利涉

朱曰時未至大治而光弼亡如濟江

而失波瀾竟何人

趙曰示乃結切瘦也

酒涕巴東峽

趙曰巴東峽指言夔州在津指爲荊州非是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八公武

鄭公瑚璣器畢岳金天晶

朱曰以其得山岳之孕精也趙曰武挺之之子華州華陰人爾雅曰華爲西岳古有

帝王之号曰金天氏挺之華

趙曰

金天亦精西而言如爽氣金天豁是也豈古有金天氏寰宇記亦云嚴

州人

昔在童子日已聞老成名斐然大賢後復

見秀滑清

朱曰本傳武神氣雋爽敏於聞見幼有成人風

開口取將相小心事

方正閱書百紙

朱曰云氏

盡毫端筆四座驚歷職匪任

嫉邪常力爭

趙曰言武御史所謂嫉邪者乃御史之耿而嘗力爭九乘之能矣

漢儀尚整肅

朱曰時武爲侍御史

胡騎忽縱橫飛博自河

趙曰高帝絕乘傳詣洛陽妃淳曰急者乘一乘傳師古曰傳

傳教司馬相如論蜀檄建節往馳四乘之傳又文紀除閼无用傳注張晏曰傳信也

龍逢人問公卿

趙曰飛傳則傳遽之報也河龍西東蜀口之道有飛傳自河龍來武公詢問公卿爲誰

風悲鳴受詞効閣道謁帝蕭閨城

朱曰河龍効閣蕭閨城事新舊二史皆不

載鄭曰渭州涇原縣乃武州舊治蕭閨縣按其地即嵒朝那縣在原州西一百八十里龍朔中故於白草軍城置蕭閨

鶴曰唐志大中五年以原州蕭閨置武州按九域志鎮戎軍乃原州平高縣地有蕭閨古城涇水帝十四年匈奴入蕭閨即此地也西北与靈州為鄰蓋武赴靈武行在故云

寂奠金臺夜

朱曰唐僖哀江南非無比

飄飄沙寒旌江山少使者笳鼓凝皇情

趙曰霍光傳云

使者旁午而今云江山少使者可知其時矣淮南王安傳亦云使者道長安來

壯士血相視忠臣

主願庶或

朱曰云獲

裨壯程炯炯

一心在

朱曰炯明兒

沈沈二

堅龔

朱曰晉侯疾求醫于秦人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爾居膏之下若我何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我居肓之上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

公曰良醫也

竟短折

朱曰顏回年一十九蚤死武終時年四十年少而殂也

賈誼徒忠貞

師曰公之意在於比之回詎謂報王不幸疾化故

荆衡乃

楚地也

虛爲馬融笛

蘇曰後漢馬融精覈術數性好音律能吹笛爲督郵无留事獨卧郡平陽鄧中

悽纓

辟甫爲叅謀

鵠曰觀此詩而謂莫相疑行貧交行赤

愧昔纓之句無怨恨之意也不唯此其哭嚴僕射歸襯云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又可知矣

飛旐出江漢

趙曰武卒於蜀舟行而帰

孤舟轉荆衡

朱曰武帝以年暫聞悲甚而舉之作長笛賦

爲龍驤將軍至太康六年卒葬柏谷

小大營塋城舊注以龍驤名墓非是

空餘老賓客身上

田曰謠言葬王蕃

媿

朱曰武行爲武而作可乎空餘老賓客身上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璡

朱曰璡

天官書

贈太子太師

朱曰璡

贈太子太師

朱曰璡父談

汝陽讓帝子

朱曰讓皇帝憲本名成器睿宗長子立爲皇太子以玄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成器讓諸位封

爲寧王薨謚曰讓皇帝

眉宇真天人

朱曰謂兒

和雅也

朱曰玄宗書生

親從容聽朝後或在風雪晨忽思格猛獸

朱曰江都相太宗曰龍鳳之安矣

色映塞外春

朱曰謂兒往者開元日之表又有虬鬚須也

中主恩視遇頻出入獨非時禮異見群臣

朱曰玄宗位子已故眷遇之因與於諸王出入宮禁不以時也

愛其謹繫極

朱曰新史採此語

倍此骨肉

死固騰清塵羽旗動若一萬馬蕭颯颯

朱曰三禮據折羽爲旌所謂旌旄於竿首也詩號三征夫注衆多之兌

詔王來射鴈拜命已挺身

朱曰又王力格猛獸折羽爲旌所謂旌旄於竿首也詩號三征夫注衆多之兌

箭出飛鞚內

朱曰言王從帝獮死

上又回翠麟

朱曰又王力格猛獸折羽爲旌所謂旌旄於竿首也詩號三征夫注衆多之兌

翻然紫塞翮

朱曰崔豹古今注曰秦所筑長城土色皆紫故云紫塞

下推明月輪

朱曰又王力格猛獸折羽爲旌所謂旌旄於竿首也詩號三征夫注衆多之兌

趙曰言鳴下而拂弓也 胡人雖獲多失笑不爲新

楊忠上朱白長

皆言王射獵之精絕 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今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天笑天子之笑也夢符曰右按仙傳拾遺木公与一王安投壺設有注盤噓開口而天也

王每中一物手自與金銀袖中諫

獵書扣馬以上陳

趙曰言于亟隨獵矣而有書諫獵也諫獵書暗以司馬相如比之

竟無

街衢虞

朱曰相如書曰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街衢之交衢音掘

聖聰矧多仁

官免供給費水有在藻鱗

朱曰以其諫獵而罷故官免供

不獵且匪唯帝老大皆是王忠勤晚年務置醴門

朱曰雖歷大漢卿賀知章褚庭誨爲詩酒之六天寶初

夫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嘗爲穆生設醴師古曰醴甘酒也少翹多采一宿而熟不弃之矣

道大

容無能永懷侍芳茵

朱曰言已无能而推王之所容侍芳茵言侍王也

好學尚

貞列義形必乘川

朱曰義重人有綺綉揚篇什若有

川廣不可泝

趙曰言自別之後流落於蜀暮久孤兔隣

朱曰張孟陽十哀詩借問誰家墳墓皆云

張孟陽十哀詩借問誰家墳墓皆云

漢出士狐兔窟其中羌穢不復掃

死彼漢中郡

朱曰王嘉稱

儀表天宝十五載從玄宗幸蜀至漢中因封漢中王

文雅見天倫

鵠曰雖以天宝九年卒而此詩作於

永泰大曆間故曰墓久孤兔鄰八年又上漢中王瑞會

梓州故章梓州水亭詩有近屬淮南至之句今因懷感而及其氏

倫故有此句而未又云何

以開我悲之舟俱遠津也

何以開我悲之舟俱遠津溫

語子張書諸紳

朱曰書之紳帶也舊遊易磨

滅衰謝多酸辛

贈祕書監江夏李八邕

長嘯宇宙間高才日陵替

蘇曰王粲曰小人日斅得志高才日斅陵替夫造物者其意於

賢禹荷如哉

古人不可見前輦復誰繼憶昔李公存詞林

有根柢

朱曰唐文苑傳李邕廣陵江都人少知名在長安李嶠張廷珪並薦邕詞高行直其爲諫諍官論曰潘安仁文

章瑰瑋友人謂潘詞林繁茂根柢衍密不然何妙秀發如斯

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

風流散金石追琢山嶽銳青宮告七里舉貴之

深曰邑早擅才名尤長碑湏中
朝衣冠天下士子觀多出其手

情算造化理學貫天人際
蘇曰羊叔子吾碑版照乃上

董仲舒對曰
天人相與之際
千謹走其

朱曰杜預左氏傳序發凡
貳黜在外人亦多齋金帛

以言例之，其文也。蕭蕭白揚路

洞窟寶珠惠人如寶珠之洞窟

龍宮塔廟

言廟也仙傳拾遺昆明池龍宮有
之胡也度人經曰雅有元始告劫

一夜造八万四千塔
梵言塔
有仙方三十六首
趙曰浩劫无窮
別之家鄧制我界統東玄都也

官之壁廟得邑之文旦歷
告刼而浮雲繭護之也

故吏去思計口

惠計曰言使者太守縣令替罷能而作
跋涉曾不泥向來映當時

自謂

皆是所造。豐屋珊瑚釣麒麟。

織成蜀紫駟隨劍几

高祖賈人田得有類，古曰繫織。謂及群能之類，鄭曰說文曰西湖大屋也。珊瑚鈞屋中之簾鈞織成。

毛者皮也
毳布也
義取無崖宗
貴居

以寶劍上懸以
告矣義取无虛歲則以文得財矣

此數者皆曰居異家物不惟以無

周瑜指道南
史記越王勾踐滅吳志周瑜指道南
無通共史記越王勾踐滅吳志周瑜指道南

大宋以金孫第上第第
石父賢在螺紳中晏子出山遭之

客告邑之急於養子曰此
在衆人則歸其能賙給在邑之獨
則虽多藏而能擺落其穢也獨

獨步四十年風聽九皇喉

其名稱玄宗旨後因上許中使臨密
阜喉烏呼江貢安

竟大塊宣己決
其新文以文章徹天聰故有力
香也漢人語

相繼傳授者也。往著武后朝引用多

寵嬖不臧太常議朱白

批韋巨源謚說

百折二張勢

陳曰初邕爲左拾遺俄而御史中丞宋璟奏侍臣張昌宗兄弟有不順之言請付法斷則天初不應邕在陛下進曰璟言事僕杜

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解始允宋璟既出或謂邕曰子名位尚卑若不角旨禍福將不測何爲造

次如是邕曰不願不任其名不彰

忠貞貧窶恨

正爲人所陷

衰俗凜生風排蕩秋旻

省察放逐早熙翻低垂困炎厲

陳曰邕始以与張東之善後乃還爲姚崇所嫉貶梓州又爲張說所惡發陳州職事抵死會赦免熙欽州邕少有名累被貶逐後進不識至洛阡陌聚觀以爲

使臨問索其新文復爲人陰中竟不得進用也

兔斷蒼梧帝

趙曰此言天子集余舍帝舜之符至蒼梧而死今之梧州也

榮枯走不暇星駕無安枕

趙曰榮枯之不常故奔走不暇所以无安息枕駕之

幾分漢廷竹

陳曰漢制以竹使符分給郡守邕累爲刺史故曰幾分也

俟

待以迎朋友

終悲洛陽獄事近小臣敝褐階

初負謗易力何深齧

朱曰邕與柳勣馬一疋及勣下獄吉溫令勣引邕議及休咎事遂謀趙曰天寶

酣託末契

朱曰甫有陪李北海宴垂下亭詩是也

重叙東都別

朝陰改軒砌

朝直遙切

論文倒崔蘇

朱曰崔信明蘇源明二人皆以文章擅世

指盡流水逝近伏盈

川堆

朱曰唐子文死傳楊炯爲盈川公卒張說曰楊盈川文思如懸河注酌之不竭既優於盧照隣亦不減王勃未

甘特進麗

朱曰張說曰吳子嶠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本嶠爲特進故也

是非張相國

相扼一危脆

趙曰指張說也邕素輕與張說相惡後詩言張說以相用勢力所能勝邕特一身危勝易於一耳

爭名古豈然

朱曰魏文帝典論云文人相輕自古而然

鍵捷微不閉

趙曰

扼

閂鍵則捷急而微

自然不開所以方謂

倒反吾家詩曠懷掃氛翳慷慨嗣真

作客嗟玉山桂

朱曰鄭說云崑崙片玉桂林一枝

鍾律嚴高懸鯢鯨

宿昔跡

切忌也

一麾出守還

原明累遷太子諭德出爲東平太守故召爲國子司業也

妾薦不入官

鹽密

右按文選云

黃臺朔風卷不暇陪

八駿虧庭

悲所遣

趙曰

朔風卷則明皇乘輿以祿山反而出狩源明不得

駿以平生滿樽酒

趙曰

阮迷愛詩好飲足不踰公卿大夫之出遊

翰歡伏曰貞傲逸奇士非我輩比也

趙曰

斷此朋羣展憂憤病

二秋有恨石可轉

趙曰

安祿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受爲官

價則石可轉而吾心不轉

趙曰

焉此言源明不汙賊也

肅宗復兩京權考

趙曰

功郎中知制誥

肅宗每得一豚以爲珍膳

趙曰

范曄坐謀反誅臨刑醉其

功尤美輒以爲帝呼爲禁鷁

趙曰

范曄亦醉取地土及果皮以擲

建業每得一豚以爲珍膳

趙曰

范曄坐謀反誅臨刑醉其

亦尤美輒以爲帝呼爲禁鷁

趙曰

范曄亦醉取地土及果皮以擲

時湊張謂其文波瀾浩汗雖湊海之

趙曰

張其本末比之猶爲淺

時湊張謂其文波瀾浩汗雖湊海之

趙曰

張其本末比之猶爲淺

煌煌齊房芝事絕萬手奪

趙曰

宋時宰相王璵以祈禱進勸上因祠禱

勸免

趙曰

源明所言可以垂

後出去乃正始之道也

趙曰

不要懸黃金胡爲投亂贊

修同曰

按爾雅贊有力

注云出西海大秦似狗多力獮亞象轂

子載贊銘曰爰有獮獸形似大飢則馴服飽則反眼出于西海

名之曰臯

趙曰所以美之且若之也乳贊謂乳虎也蓋言安

媚則黃金可惡而切直犯上之怒不啻投臯贊也贊乎太切

趙曰

任彦升哭雲僕射結

交三十載

陳曰

任彦升哭雲僕射結

吾與誰遊行

陳曰

新史亦言

源明雅善

杜甫鄭虔

榮陽復寘冤罪罟以橫胥

洙曰上戶孟反下音畎謂鄭虔也

鳴

呼子逝日始泰則終蹇長安米萬錢凋喪盡餘喘

趙曰言源明未死間猶及肅宗反正之後時已向泰矣而源明死後時復屯蹇所以有米万錢而至凋喪也舊注所引非舊注云是時乘大盜之餘國用乏居史思明陷洛陽有詔幸東京

源明以方旱飢東十不可以諫上嘉其直遂罷東辛俱非不過言源明死時適值歲歉而已舊史廣德一年白秋乃冬斗米千錢今二云長安米万錢蓋以一斛言之史不言蘇与鄭死之年以此詩及長安米價論之當是其年蘇鄭相繼而死故云榮陽復寘冤罪後詩又云凶問一年俱不得歸

解歸帆阻清汙尚纏漳水疾

晉

劉公幹余嬰沉痼疾竄

身清漳濱

趙曰公言在雲安

永負嵩高里錢

晉

嵩高里送士大夫庶人挽歌

晉徐翔

酒以歸

之姓陵泣曰永負嵩高里之哀東門相餞

戰伐何當

故著你郎貶台州司戶榮陽鄭八虔

鵝鴨至魯門不識鍾鼓饗

晉

莊子至樂篇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

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巵不敢飲一杯二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馬也非以鳥養鳥也海鳥鵝鴨也

雕籠養

晉

孔翠翡翠孔雀也其志在丹霄然終不免樊籠之愁者以其質之異於衆禽也故鵠鵠賦彼鶯鵠鵠孔

雀翡翠或陵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翰羽足以冲天嘴足以自衛然皆負縉纓繳羽毛入貞何者用於人者然也趙曰言鄭公如鵠鵠如孔翠非鍾鼓所能拘之也

榮陽冠衆儒

晉

早聞名入賞地文藝傳鄭虔鄭州榮

生知姿學立游夏上神農或闕漏黃石愧師長

晉

天然

崇士大夫况乃氣清爽

晉

文藝傳鄭虔鄭州榮

技痒

晉

按新史虔集撰當世事著書八十餘篇有窮其業者上書

廣

晉

告虔私傳撰國史虔蒼皇焚之坐謫十年名其書爲曾粹孔子

作春秋游夏不能贊皇猷虔私撰國史是出其上也神農黃石藥

纂兵流皆古書也言虔尤不貫穿復通游華星經用青之類趙曰

圭臬言其善地理也選言陳主置臬主者土圭所以測日影臬者表臬所以度廣狹蟲篆言能書丹青又言能畫

子雲

窺未遍

劉蕡

方朔詣太極

言虔能知荒遠

子雲

之所在也東方朔每言其所指皆神仙之處故云諳杜猶太迂也

神翰顧不一體變鍾兼兩

上鍾兼兩鍾繇鍾會也父子善隸呂翹云虔書如風送雲收霞催月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注車有兩輪故稱

文傳天下口

言虔

相如片文隻字朝出而暮傳天下古詩云高文滿天下藉藉喧万口

大字猶在榜昔獻書盡

言虔

圖新詩亦俱往滄洲動玉陛寢鶴設一響二絕自

言虔

御題四方尤所仰

劉蕡

度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嗜酒

益踈放

錢蘇

度嗜酒疎放故杜甫贈詩云頗得蘇司業時時與

野終免其禍當世貞彈琴視天壤形骸實土木親近唯

言虔

及其高見自全之機

酒疎放逸山

几杖

趙昌

言親近於天子今以詔十四

言虔

未嘗暫離之意

未曾寄官曹晏冗倚書

幌

劉蕡

度初坐謫還京師上愛其材欲置左右以不事事吏爲置

言虔

廣文館以度爲博士度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詔寧相曰上

增國李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今後出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

晚就芙蓉閣

錢蘇

度以密章達靈武故言无一點所染不煩澆瀉之意

無滌盪

趙昌

度值祿山反爲受度水部郎中因稱風綏求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故言无一點所染不煩澆瀉之意

老蒙台州掾泛之浙江漿

劉蕡

度廣見槽溪雖未詳在何郡而四明山不屬天台置東都爲授度水部郎中因稱

風綏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

史度

史度以污祿山僞官賊台州司戶參軍云登陸則有四明天台

武賊平免死貶台州司戶參軍

唐

云四面各產異木不雜以孔羣會稽記曰四明山爲名九域志云其山連岫蔽日今去覆穿其雪亦第言經從其山耳非指在台州

聞紫芝歌不見杏壇丈

劉蕡

莊子魚父篇孔子遊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

孔子竹絃歌

戴琴奏曲

天長眺東南秋色餘魍魎

張昌黎

天台賦始經朐廬之塗卒踐无人之

境師曰

言

別離慘至今班白徒懷曩春深泰山秀葉

墜清渭朗劇談王侯門野稅林下鞅

駕

鮑明遠詩

操

紙終夕酣時物集遐想

師曰

自春深泰山秀至此追憶昔

酒酣飲今詞場踈闊故易之

時與裴聚會于閑中春和秋涼之

日或劉談或解嘲操紙賦詩把

酒酣飲今詞場踈闊故易之

指言昔与鄭遊於詞翰之場而今竟

蹤遠間闊又憶鄭之平昔監有推獎於已

吾安放

山其頑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放

一云倣趙曰

阮咸阮昭子也任達

不拘雖勿世不交人事

是与玄為兄

弟故謂阮咸在如杜位乃公之後弟而云阿咸家是也東坡本此

故与子由詩云頭上銀幡笑阿咸審

謫江陵而有宅在夔州嘗

過其湖亭有詩又選山網嬰

我等此詩當是大曆元年作

著作与今秘書監鄭君審篇翰齊價謫江陵故有阮咸江樓之句

趙曰阮籍與其姪共爲竹材之遊今以阮咸比鄭審故云阮咸在

在山處同世網

陳曰

阮咸阮昭子也任達

不拘雖勿世不交人事

是与玄為兄

弟故謂阮咸在如杜位乃公之後弟而云阿咸家是也東坡本此

故与子由詩云頭上銀幡笑阿咸審

謫江陵而有宅在夔州嘗

過其湖亭有詩又選山網嬰

我等此詩當是大曆元年作

著作与今秘書監鄭君審篇翰齊價謫江陵故有阮咸江樓之句

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

相國生南紀

周曰

滔滔江漢

國之紀說者接是詩以江漢

爲南紀非也蓋南紀乃分野名廣天文志云東

循嶺徼遼

閩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蛮夷也

張相國曲江人曲江

隸韶州止嶺徼

粵之地大抵自江漢以南皆謂之南紀非特江

漢而

已

補註

命曰

史記秦莊襄王薨太子政立尊呂不韋爲相國又

已

高后病甚迺令梁王呂產爲相國前漢百官公卿表相

國丞相皆秦官張

公相明皇故云

金璞無留礪

宋曰

因家于始因今爲曲江人九

齡幼聰敏善屬文十二以書千廣州刺史王方慶大嗟賞之曰此

子必能致遠金玉未成器曰礪言九齡成器早故不留礪也

趙曰

言九齡之出也

始仙鶴然累白脩整

張曲江出而應用不復退縮也

仙鶴下人間獨立霜毛整

路永

遠前程亦不淺也

寂寥想土階未遑等箕穎

路曰

言九齡之出也

趙曰

言其志趣高

然起江海之思

阮熙年來浩

復興雲

路永

遠前程亦不淺也

寂寥想土階未遑等箕穎

路曰

言其志趣高

然起江海之思

阮熙年來浩

復興雲

路永

遠前程亦不淺也

寂寥想土階未遑等箕穎

路永

遠前程亦不淺也

寂寥想土階未遑等箕穎

路曰

補註爲中書舍人爲

集賢院李士是也

趙曰

行節儉其時未央宮天高門武臺玉堂

補註爲中書舍人爲

集賢院李士是也

趙曰

行節儉其時未央宮天高門武臺玉堂

補註爲中書舍人爲

集賢院李士是也

趙曰

金華之殿又李尋傳又汙玉堂之署揭旌傳上玉堂又鄭寬中張禹朝夕說書於金華殿中今張公爲拾遺補闕及中書舍人均近於君皆可謂之玉堂開元十二年改麗正修書院爲集賢殿書院侍講李士侍讀直學士而公爲李士故云倚君金華省

碣石山在安祿山所據之方大視天地間如蛙龜然全尤忘

蟬相國料其有反意棄謂于帝言蓋謂安祿山在河北自強大唐志河北名山曰碣石爾雅在水者龜釋曰一名耿龜一名鵠狀似青蛙而腹大陶庄本草云俗名士鵠其鳴甚壯又云一

種小形善鳴喫爲龜比言綠山強矣天下之人籍籍有言如蛙龜而明皇獨不知也

楚辭謬諫云龜而游乎華池注荀譏諛弄口得退食吟大庭何心記棟梗

師曰碣石山有叛志嘗自高

志也此却非指齊地碣石而言此乃謂安祿山在河北自

忘致治也棟梗言不以嫌清爲心也

骨驚畏囊裏哲鬢真變負人境

師曰大庭古至治之国也

不以負人事而已謝玄暉詩誰能鬢不變

上句言畏其髮白而將老皆傷功名之不立也

不逮故前人下句要其髮白而將老皆傷功名之不立也

已慚而爲多幸何者有林甫之嫉仙客之憐則得此爲幸矣

十六

換蟬冠右地恧多幸

師曰此乃侍中事而史不載漢官儀

貂尾爲飾謂之貂蝉也下句則以九齡以尚書右丞相罷言在右

也已慚而爲多幸何者有林甫之嫉仙客之憐則得此爲幸矣

十六

敢志二疎歸

陳廣爲漢太子太傅謂兄子弘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豈如父子相隨出閨歸老不亦善乎遂上疏乞骸骨上許之

公卿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

時疫病者食橘葉飲泉即愈

神仙傳蘇仙翁名耽忽許母去母曰使我如何存活仙翁曰明年天降疫疾庭中水簷邊橘樹可以代

養紫縉

是子諒以妾陳休咎上親加詰問令於朝堂決殺

之九齡坐引非其人左迁荊州大都督府長史

金章

庚亮鎮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月

諸君少住老子於此因不復便據胡床與浩并談詠其坦率如此

和爲治擢爲揚州刺史潁川太守治爲天下第一自漢以來治民吏以霸爲首賓客引調同

陽發陰管

謂如黃鍾之律也

大莫之和而可聽耳

諷詠在務屏詩罷地有餘篇終語清省

同調述言其詩之美而可味於口

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

文有集二十卷

散帙起翠螭倚薄巫廬並

趙曰言開散曲江文帙神物歛

云龍无角曰螭

公有集二十卷荆人刻之碑表螭即碑頭刻

螭文也倚薄巫廬並巫廬二山其才氣能與二山之氣相倚泊也

綺麗玄暉擁

謝朓字玄暉少有美名爲文綺麗

趙曰任

戕誅任昉騁

昉字彥

千秋滄海南名繫朱鳥影

趙曰詔州即滄海之南朱鳥南方之宿當時謂九齡爲滄海遺

珠則有歸老守故林戀闕悄延頸

趙曰九齡在荊州之父封始興縣伯請還墓

也戀闕言其心不忘君也波濤良史筆

史下筆善惡瀾翻而昭著

無絕

大庾嶺

恨賦終羌絕於異域九齡自荊州請歸拜墓因遇

覽安綠山面有反相乃下詔褒贈司徒

趙曰意謂九齡之文如

波濤之翻可充良史之筆惜乎羌沒隔絕於大庾嶺之外也

王贊曰一本作羌趙注乃尔善本作无字爲是張公之文何嘗

蕪絕公意謂良史之筆當紀其初然无絕於庾嶺也如先知

山反相不与林甫同惡比皆史筆所當書若公之所望於史筆者前

篇李光弼詩云直筆史臣在將來洗箱篋亦此意也南康記云漢

兵擊呂嘉眾潰有神將戍是嶺以其姓更因謂之大庾又以其上

多梅而先發亦曰梅嶺按武帝元鼎四年南越相呂嘉殺漢將楊

千秋函封漢使節置塞上即此嶺張公居於嶺外故云

向時禮數隔制作難上請

趙曰此言帝眷已衰難

以制作上請於朝也

難謂今再讀之而猶思理煙艇

徐孺漢之高士也曲江爲之墓碣公之句意

謂今再讀之而猶思理煙艇則以慕徐孺高風而不忘江漢之念

醉爲馬墜諸人携酒相看

大曆二年作

再讀徐孺碑猶思理煙艇

謝安

是年出峽有贈南鄉兄瀼西岸園詩曰正月嘵驚未

茲辰放鷁初則公是年正月已去夔若是時伏枕則

是月豈能發舟

當是一年作

甫也諸侯老賓客

蘇曰老子夏見魯太夫曰商也諸侯門下老賓客尔思以叔弘仲尼之道賢大夫宜

罷酒酣歌拓金戟騎馬忽憶少年時

蘇曰許褚騎馬

止客問其故褚曰廣少年時挾矢躍馬

于此回首五十年事不竟淚下

當是一年作

散蹄迸落瞿塘石

禹偁曰瞿塘峽名時甫在夔故言及此

白帝城門水雲外低身直下八千

尺牘堞雷轉紫遊韁

跋曰粉堞城堞也以亞士塗之故曰粉堞韁馬韁以紫絲爲之故曰紫韁

禹偁曰電轉東得平岡出天壁

逢原曰

言山立天高也

江村野堂

爭入眼垂鞭鞬凌紫陌

禹偁曰言雖以我皓首爲驚而自俯勒其馬也

向來皓首

驚萬人自倚紅顏能騎射

趙曰謂其年少時能騎射今亦尚能也

安知決臆追風足

跋曰少時縱意也追風言馬足疾可以追風也

趙曰

追風太宗十驥之名

朱汗驂驃猶噴玉

趙曰朱汗即汗血也崔液上元夜遊詩驂驃始散東城曲後忽還逢南陌頭穆天子語曰黃之澤其馬歛玉

趙曰

朱汗即汗血也崔液上元夜遊詩驂驃始散東城曲後忽還逢南陌頭穆天子語曰黃之澤其馬歛玉

不虞一蹶終損傷人生快意多

趙曰追風太宗十驥之名

所辱職當憂戚伏衾枕况乃遲暮加煩促

趙曰張茂先云煩促

余有明知來問朕我顏

跋曰厚也趙曰朕

杖藜強起依僮僕語

盡還成開口笑提携別掃清谿曲酒肉如山又一

趙曰大管也

時初筵哀絲動豪竹

趙曰大管也

共指西日不相貸

趙曰言先云煩促欲暮須

痛飲不相假貸

公夢詩但云逾月求我歌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柰爾何无分

嵇康養生被殺戮

跋曰嵇康注養生論後以事坐誅

李潮八分小篆歌

大曆二年作

余曰邵氏聞見錄云韓退之石鼓詩軀子美八分歌也

補註

當是在夔州作蓋

夔本巴東郡也梁權道編在大曆二年然是年正月

鶴曰

巴東逢季潮

公夢詩但云逾月求我歌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柰爾何无分

別語意是一年

蒼頡鳥跡既泣昧字體變化如浮雲

跋曰蒼頡黃帝臣也觀鳥跡而爲文

字自蒼頡之後字軀變男如浮雲旣無定軀也

王廣起揮天戈鏽功勒成告方壯鑿石作

鼓墳嗟峨鄭曰陳蒼山名在鳳翔寶雞縣

大曆二年作

跋曰周太史籀始用大篆唐蘇載記石鼓文謂之周宣王猶碣共

十鼓其文則史籀大篆漢率邕字伯喈爲中郎將正六經于太子

石壁天下摹學邑大篆入妙品小篆者秦丞相李斯刪古文復家及史籀之書也斯作蒼頡篇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爲之鍾繇謂之章程書王愔曰王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破勢建中初以隸書作楷法字方八分始皇得次仲文簡略赴急疾之用其善之蔡姬別傳曰臣父邑言八分書割程邈隸字法去八分李斯小篆去二分取八分故曰八分書蔡希總曰王次仲以楷法局促更引而伸之爲八分故號八分書張懷瓘云八分本謂之楷書楷者法也漸若八

字分散故名八分



鵠

白鼓山在縣南二十許里白形如鼓其數有十蓋紀周宣王畋獵之事其文即史籀之迹秦潘詩書廢古訓而官獄多事乃令下杜人程貌作小篆唐張懷瓘書斷至蔡邕八分入神隸入妙又云張昶八分碑在華縣今華山所存漢碑凡四華亭一碑乃昶分書也秦有李斯漢蔡

邕

見上

中間作者寂不聞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

傳刻肥失真

參曰

嶧山碑李斯書也爲野火所焚人惜其文故以棗木傳刻按史記始皇二十八年東行郡

國上鄒嶧山於是刻



鵠

朝劉政以大觀二年春訪於泰山絕頂

之千石以頌秦德



鵠

嶧山碑即李斯所書秦詔者本

見其歸然依叢石間其高不踰四尺厚約一尺有奇石皆殘缺四

百周圍悉有刻字總

十一

行行十二字其十二行是始皇解其

尚骨立

定功曰

苦縣屬陳國故城今在亳州

趙曰

野火焚謂李

斯書也尚骨立謂蔡邕書也故於嶧山之碑則傷棗木

老子令左棺於賴鄉祠之

詔陳相邊韶立祠

刻石即蔡伯喈

八

分書又靈帝光和五年始置鴻都門生注云召能爲尺牘工書

烏篆者時南陽人師宜官稱八分爲最大則一字徑文小則方寸以是考之疑苦縣蔡邕書光和師宜官書也詳觀此歌嶧山之碑謂李斯書也苦縣謂蔡邕書也然苦縣之祠立於桓帝之延熹而

光和乃靈帝年號豈非祠立於延熹而碑刻於光和乎蓋延熹至

光和纔十年之近爾或謂光和爲伯喈所書華山碑苦縣老子朱

知孰是

書

參曰

貴瘦硬方通神

參曰

王欣曰古將軍

惜

哉李蔡不復得吾甥李潮下筆親尚書韓擇木騎

曹蔡有隣開元已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

人

參曰

韓擇木昌黎人官至工部尚書散騎常侍八分師蔡邕

法風流閨媛號伯喈中興蔡有隣濟陽人官至胄曹參軍善八

分始拙弱至天宝中遂精妙相衛間多其筆跡

况潮小篆逼秦相快劍長戟森

相向八分一字直百

作千

金

程貌見本李斯書

蛟

龍盤擎肉屈強

鄭曰屈九勿切亦作屈

濕

歐陽言筆

吳郡張

顛誇草書草書非古空雄壯

歐陽張旭吳郡人官至右率

府長史時善草書言玉真公

張旭吳郡人官至右率

之主擅夫子路而得其意後又觀公孫氏舞劍器而得其神飲醉縣

草書揮筆大叫以頭濡墨水中天下呼爲張顛醉後自視以爲神

蘇武傳王注云尊老之

蘇武傳王注云尊老之

蘇武傳王注云尊老之

蘇武傳王注云尊老之

也

也大人行尊老之称也

此詩云惜哉李蔡不復得吾甥

李潮下筆親則潮乃公之甥然尔雅

云姑之子爲甥舅之子爲甥妻之昆弟爲甥姊妹之夫爲甥若帝

館甥于貳室則皆亦可謂之甥未知潮之父母爲誰丈人行乃本

蘇武傳王注云尊老之

秦

史記云五十仲於知已主人指郭英
於永泰元年爲崔旰所殺故言薨

巴道此相逢

巴道蜀道也相如論蜀又巴蜀之士

會我病江濱憶念鳳翔都聚散俄

十春我衰不足道但願子意陳稍令社稷安自契

魚水親

蜀先生得孔明猶魚之得水也

我雖消渴甚敢忘帝力勤尚

思未朽骨復覩耕桑民

蜀曰則至治之世然也

積水駕三

峽浮龍倚長津

郭景純遊仙詩高浪駕蓬萊

揚舲洪

濤間

馬涼場吟樞過

城涌北辰

兵聚而食貧也

笑於其清之間

秦塞則出陸

仗子濟物身鞍馬下秦塞王

書陳陳相因古詩不遺我一書扎岸也

燕山銘曰玄甲曜日注鐵甲也

黑色也是時崔旰反而柏茂材等並起兵討之蜀中大亂故云

若馮南轍使

班固又作南轍使

書札到天垠

蜀曰使者當斂之使者來相因言來相就漢

窮谷無粟帛使者來相因

蜀曰窮谷指夔州也來

正宜日聚集限此當離構當是在夔

書陳陳相因古詩不遺我一書扎岸也

趙曰窮谷指夔州也來

相因不斷也此言方用兵須食而頻遣使者來至窮谷如此則南

輶之使可奪其史而附書也

別李義

大曆二年作

彦輔曰

公自言杜与李同出於陶唐氏故此詩言余

亦忝諸孫也

詩云中外貴賤殊乃與義爲表昆弟非

李杜同出

周易州梁權道編在大曆二年然三年正月公已出峽不

應上義聚集於三峽春夏之交當是二年三月末作

詩云三峽春夏交江山雲霧晉

神堯十八子十七王其門道國及舒國實惟親弟

高祖二十二子道王元慶舒王元名徽懷王玄霸楚哀王智雲皆先薨太子建成巢王元吉以事誅詔除籍故止言十八

太宗有天下故有十七子封王也

中外貴賤殊

師曰義宗姓爲內甫異姓爲外故云貴賤殊

余

亦忝諸孫

詳味詩章則李義者道國之裔孫而公則舒國後裔之外孫也舊注云公自言杜与李同出於陶唐

氏是何

蘭註則公之父祖雖是舒國之外孫而於道國亦可謂之

等語

爲爾吞

徐曰王子稱李義也困石根言得其地也吞聲言聲出而復吞也

送高司直尋圭閬州

大曆二年作

散病詣作可知也

丹雀銜書來

徐曰文王之時赤雀銜書集于周社

暮棲何鄉樹驛留事夫

子辛苦在道路

徐曰

尚書中候曰赤雀丹書入豐止于昌前

昌昇旣首受之舊江模稜所引非是驛駿事列子周穆王駕八駿之乘有曰右服驛駿此言高司直通籍事主故以丹雀之於文王

驛駿之於穆王比之司直非冗官荒山甚無趣

徐曰

司直輩選也而在荒山此所以无趣

借問泛舟人胡爲入雲霧與子姻姪間既親亦有

故

徐曰姻姪猶言姻豎也詩贊貢姻姪非特親也又有舊故

萬里長江邊邂逅一相遇

恩曰

解造言

不期而遇也長卿消渴冉公幹沉綿屢病劉公幹詩余

艷沈淵疾篇身清羣濱

趙曰枝叔見司馬大子遠寄詩喜而謂至家

清談慰老夫開卷得佳句時

見文章士

趙曰不意開卷得此佳句瓊瑰南金不足貴也

欣然

淡情素伏枕聞別離疇能忍漂寓良會苦短促溪

行水奔注熊羆咆空林

徐曰古詩熊羆呼林寒言小人得志自肆之意也

游子

慎馳騁西謁巴中侯

徐曰閭爲巴中州也官難險則高君之不憚遠如此

艱險如跬步

徐曰半步曰跬巴蜀路險難行故云如跬步

主人不出才先帝

常特顧

徐曰主人指巴中侯玄宗常擢之爲禁軍副將持軍整肅故云崇大王法度

拔爲天軍佐

徐曰天軍禁軍也

必當佐禁旅之任

大王法度

徐曰主人指巴中侯玄宗常擢之爲禁軍副將持軍整肅故云崇大王法度

淮海生清

風南翁尚思慕

徐曰言淮海則必爲揚州等處官南公者南方之老人也

趙曰

南翁甫自稱以留滯於南

方
輔註

帝曰漢大文士虛危南有羽林天軍在唐有天武健兒神武天騎亦以此爲天軍耶南翁即如項羽傳所謂南公趙

注南方之老人者乃服虔云

公宮造廣廈木石乃無數

趙曰建廣廈於

府貴外謂之公宮左傳構其公宮舊注謂幕府方須才不知此乃伏封閭州事非指尚司直也

劉曰言天子正再造王室人材雖多

一柱尚未用蓋言房琯見貶閩州訓

練征戍之兵故甫許司直以勞問之

趙曰此言廊廟之具矣非封閩州不足以當之神

我瘦作病

一柱

趙曰

異經二孟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

朱曰

此言廊廟之具矣非封閩州不足以當之神

我瘦

書不成

蘇曰

郭費父疾書不成欹傾倒側經月自讀亦不能識何況兒童搭耶

朱曰此詩觀末章則閩

亦誤爲我問故人勞心練征戍

朱曰此詩觀末章則閩

州是房琯也

趙曰故人

指封閩州也

遣懷

大曆元年作

輔註

詩

云係舟卧荆巫當是在夔州作詩又云

亂離朋友尽合沓歲月徂吾衰將焉託有歎冉鳴呼蓋此詩言昔与高適李白同遊吹臺今二公尽去出而公獨在蓋李白以寶應元年卒而高適今又

以求泰元年卒故曰存歿再嗚呼此當是大曆元年作故曰係舟卧荆巫

昔我遊宋中

輔註

詩

云係舟卧荆巫當是在夔州作詩又云

孝子都

輔註

宋即

漢文帝封子民爲梁王於曜陽置宋州

劉曰

宋州也禹貢豫州城秦改爲梁國

朱曰

陳留

郡志云宋州本梁

下主客多歡娛

輔註

人客則游寄者

輔註

唐志云宋州本梁

劉曰

郡天寶元年更名戶十

戶一千二萬四千一百有奇而今稱邑中九萬家何也

本朝九

域志作於一哲宗其時土戶六萬五千四百九十一戶一千二萬四千一百有奇

輔註

郡志

云舊領縣七

戶一千二萬四千一百有奇

輔註

唐志云宋州本梁

劉曰

郡天寶元年更名戶十

八百四十共亦不過九萬又云孝王有大功景帝爲之廣睢陽大治宮室制度法長安自應陳宇之美主客盍指

輔註

主戶家戶而言未以分本處與游寄而言也

朱曰

陳留

郡志云宋州本梁

域志作於一哲宗其時土戶六萬五千四百九十一戶一千二萬四千一百有奇

輔註

唐志云宋州本梁

劉曰

郡天寶元年更名戶十

戶一千二萬四千一百有奇

輔註

云舊領縣七

輔註

唐志云宋州本梁

劉曰

郡天寶元年更名戶十

<p

李論交入酒壚

謂之於也也相如條器文君當壚也

兩八壯

藻思得我已數艘

細黃公酒壚中過頃謂後車客曰吾昔與

嵇叔夜阮嗣宗共醉飲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未自嵇天工阮亦亡便爲時所羈縛今日視此雖近貌若山河兩公李高也言李高得我而後惟悅故數艘也

氣酣狂吹

一作

臺懷古視平蕪

王歌臺也今吹臺梁

謂之繁臺

在開封縣南五里

新唐本傳云甫與李

白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能測蓋謂此也

唐子西平臺賦亭云平臺梁王劉武作也班史稱平臺唐稱

吹臺出以謝靈運嘗爲雪賦則又謂之雪臺舊說在大梁城東北如淳晉灼云大梁城東二十里今在城東南蓋漢距今千歲城郭

凡幾變則蜀見之異宜哉九域志云吹臺即繁臺本師曠吹臺梁孝王增築在今汴州與新史所謂甫與李白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合公昔遊詩云昔者高與李晚登單父臺寒芳際碣石万里風雲來蓋懷

古而親之也

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雲去乃人亡也不欲指言之亦人子鴈鷺相呼

先帝正好武

唐曰先帝謂玄宗好事邊功也

寰海未凋枯

前漢高祖憲

猛將收西域長戟破林胡

宋玄宗之時開拓境土如安祿山王君龜張守珪王忠嗣輩

未已元和辭大鑪

宋謂政失其平和矣繼有安史之亂

莊子曰吾將以天地爲大鑪亂攻取豈無勝負耶但獻捷而已未嘗言輸而不勝

己組組甲練被練也

尺土負

一作勝

百夫

唐曰爭一尺之土以百夫爲償則不惜人之命

離朋友盡合沓歲月徂

唐曰相繼見

吾衰將焉託存歟

云蕭條疾

再嗚呼蕭條益堪愧獨在天一隅

唐曰益甚愧獨天一隅

拓境功

黃已去矣凡馬徒區區

常才

乘黃駿馬也喻賢者凡馬喻

去矣駿馬凡馬徒區區之馬左右六

一曰飛乘繫舟卧荆巫

宋謂正義云黃駒曰黃謂黃而駒色又唐百

官志尚乘局奉御二人直長十人掌内外閑廬

之馬左右六

食常恐違撫孤

趙曰

蓋恐違戾抚养高李二公之孤也此其爲朋友之義

君不見簡蘇溪 大曆元年作

補註 韓詩曰蘇溪嘗入湖南之幕公既有詩別之又有送蘇溪兵曹適桂州詩云卓犖諸侯客則溪在大曆初摧頽爲甚故此詩以折桐喻之梁權道編此與後一篇同在大曆三年而別蘇溪詩乃在元年今以後篇贈蘇溪

考當在元年

君不見道邊廢弃他君不見前者摧折桐百年死

樹中琴瑟

昌黎公曰蔡邕取爨下桐爲琴

自外分人生一株桐上有謠歌之声平惡而斫其後

相自立於故根上又聞歌声曰死樹今更青吳平尋當歸桐林

所以爲琴瑟今言死樹猶可爲之譬士終有用也舊注所引非

斛舊水藏蛟龍

淵蛟龍生焉

古詩積水成丈夫蓋棺事始定

韓詩曰

蓋棺事乃已言死而後已也

劉毅曰丈夫兒蹤跡不可尋常便混羣小中蓋棺事方定矣

補註 傳文峯而不已

闔棺乃止

君今幸未成老翁

魏文帝與吳質書云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

補註 傳文峯而不已

大曆元年作

悴在山中深山窮谷不可處露靈胞廻秉狂風

靈破石狂風驚林

贈蘇溪

大曆元年作

補註

詩云巴蜀倦剽劫幽荊已削平當是大曆

元年作剽劫指崔旰之徒爲亂是時河北平

左傳秦晉圍鄭燭之武夜見

故也蘇溪自蜀赴湖南公有別蘇溪赴湖南幕詩乃

同時作故此詩亦一畧君今下荆揚獨帆如飛鴻與權

道編在大曆

二年恐非

異縣昔同遊各云厭轉蓬

古詩爲客若轉蓬言

如蓬之隨風无所定止也

離已五年尚在行李中

左傳秦晉圍鄭燭之武夜見

之往來供其困乏注行李使人

戎馬日衰息乘輿安九重

天子之門九重乘輿

如蓬之隨風无所定止也

天子所乘輿時京師初復天下漸平也

補註以車駕當因

天子所乘輿京師而幸陝今稍平定復還長安爲九重之安矣

歲无吐蕃党項奴刺數十萬衆俱入寇京城震恐十月郭子儀與

蕃吐合渾黨項奴刺之禍至永泰元年僕固懷恩誘回紇吐

蕃再定約吐蕃引兵夜遁京師解嚴自是戎馬始少息此詩作

厭戎馬我輩本常貧子尚客荊州我亦滯江濱峽

中一卧病瘧癘終冬春春復加肺氣此病蓋有因

早歲與蘇鄭

明鄭虔是也

痛飲情相親二公化爲

士嗜酒不失真

亦皆嗜酒

予今委脩短豈得恨命也

聞子心甚壯所過信席珍

席珍席上之珍也

上馬不用扶

每

作思

扶必怒嗔賦詩賓客間揮灑動八垠乃知

蓋代手

李密蓋代手段不可容易施呈也

才力老益

神青草洞庭湖

青草洞庭皆湖名

湖俱在巴陵

東浮滄海濱君

山可避暑

君山在洞庭湖心

况足采白蘋子豈無扁舟往

復江漢津我未卜瞿塘空念禹功

禹功作禹力

勤聽說

松門峽吐藥攬衣巾

聞松門峽之好則方輿翕而吐

之後攬衣巾去

高秋却束帶鼓施視清晏鳳池日澄碧濟濟多

士新餘病不能起健者勿逡巡

健者薛據也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

公上有明哲君下有行化臣

流宣化之大臣也

大覺高僧蘭若

大曆四年作

謂

和尚去冬往湖南若爾者切

謂

詩云巫山不見廬山遠

當是湖南依而梁據道編

在大曆二年夔州詩內若在夔州何以言巫山不

見詩又云香爐峯色隱晴湖雖廬山有香爐峯而衡

岳亦有之唐志武宗即位廢浮圖法天下毀寺四千

六百招提蘭若四萬然則蘭若殆小於寺者有高僧

傳續高僧傳載僧之德

行高者大曆四年作

巫山不見廬山遠

謂

廬

公廬遠也

詩云巫山不見廬山遠

當是湖南依而梁據道編

二云蘭草若杜若也

修可

釋氏要覽曰蘭若者梵言

阿蘭若唐言无諱回分律云空靜处薩婆多論云閑靜处智度論

說不同其實无諱也注以為蘭草与杜若非也

云遠離外大悲經云阿蘭若者離諸欲務故數

行高者大曆四年作

蘭若

詩云巫山不見廬山遠

當是湖南依而梁據道編

二云蘭草若杜若也

修可

釋氏要覽曰蘭若者梵言

阿蘭若唐言无諱回分律云空靜处薩婆多論云閑靜处智度論

說不同其實无諱也注以为蘭草与杜若非也

云遠離外大悲經云阿蘭若者離諸欲務故數

行高者大曆四年作

蘭若

詩云巫山不見廬山遠

當是湖南依而梁據道編

二云蘭草若杜若也

修可

釋氏要覽曰蘭若者梵言

阿蘭若唐言无諱回分律云空靜处薩婆多論云閑靜处智度論

說不同其實无諱也注以为蘭草与杜若非也

云遠離外大悲經云阿蘭若者離諸欲務故數

行高者大曆四年作

蘭若

詩云巫山不見廬山遠

當是湖南依而梁據道編

二云蘭草若杜若也

修可

釋氏要覽曰蘭若者梵言

阿蘭若唐言无諱回分律云空靜处薩婆多論云閑靜处智度論

說不同其實无諱也注以为蘭草与杜若非也

云遠離外大悲經云阿蘭若者離諸欲務故數

行高者大曆四年作

蘭若

詩云巫山不見廬山遠

當是湖南依而梁據道編

二云蘭草若杜若也

修可

釋氏要覽曰蘭若者梵言

阿蘭若唐言无諱回分律云空靜处薩婆多論云閑靜处智度論

說不同其實无諱也注以为蘭草与杜若非也

云遠離外大悲經云阿蘭若者離諸欲務故數

行高者大曆四年作

蘭若

詩云巫山不見廬山遠

當是湖南依而梁據道編

二云蘭草若杜若也

修可

釋氏要覽曰蘭若者梵言

阿蘭若唐言无諱回分律云空靜处薩婆多論云閑靜处智度論

說不同其實无諱也注以为蘭草与杜若非也

云遠離外大悲經云阿蘭若者離諸欲務故數

行高者大曆四年作

蘭若

詩云巫山不見廬山遠

當是湖南依而梁據道編

二云蘭草若杜若也

修可

釋氏要覽曰蘭若者梵言

阿蘭若唐言无諱回分律云空靜处薩婆多論云閑靜处智度論

說不同其實无諱也注以为蘭草与杜若非也

云遠離外大悲經云阿蘭若者離諸欲務故數

行高者大曆四年作

蘭若

詩云巫山不見廬山遠

當是湖南依而梁據道編

二云蘭草若杜若也

修可

釋氏要覽曰蘭若者梵言

阿蘭若唐言无諱回分律云空靜处薩婆多論云閑靜处智度論

說不同其實无諱也注以为蘭草与杜若非也

云遠離外大悲經云阿蘭若者離諸欲務故數

行高者大曆四年作

蘭若

詩云巫山不見廬山遠

當是湖南依而梁據道編

二云蘭草若杜若也

修可

釋氏要覽曰蘭若者梵言

阿蘭若唐言无諱回分律云空靜处薩婆多論云閑靜处智度論

說不同其實无諱也注以为蘭草与杜若非也

云遠離外大悲經云阿蘭若者離諸欲務故數

行高者大曆四年作

蘭若

詩云巫山不見廬山遠

當是湖南依而梁據道編

二云蘭草若杜若也

修可

釋氏要覽曰蘭若者梵言

阿蘭若唐言无諱回分律云空靜处薩婆多論云閑靜处智度論

說不同其實无諱也注以为蘭草与杜若非也

云遠離外大悲經云阿蘭若者離諸欲務故數

行高者大曆四年作

蘭若

詩云巫山不見廬山遠

當是湖南依而梁據道編

二云蘭草若杜若也

修可

釋氏要覽曰蘭若者梵言

阿蘭若唐言无諱回分律云空靜处薩婆多論云閑靜处智度論

說不同其實无諱也注以为蘭草与杜若非也

云遠離外大悲經云阿蘭若者離諸欲務故數

行高者大曆四年作

蘭若

詩云巫山不見廬山遠

當是湖南依而梁據道編

二云蘭草若杜若也

修可

釋氏要覽曰蘭若者梵言

暮鍾諸僧尚乞齋時飯

補註

金曰

楞嚴經云食辨擊鼓衆

趣

爲法惠菩薩說四食時一曰時爲天食二午時爲法食正時也僧祇律云午時佛斷六

趣因今問三世佛故午爲法食正時也又起因出經佛教過中不食爲齋

又晉書佛

圖

澄齋時至流水側從腹旁孔中引臟腑洗之

香爐

香爐

上孤峯

峯色隱晴湖

朱曰

香爐峯盧山之勝境也勢如香爐上有飛

雲

五株杏林也古

種杏仙家近白榆

徐曰

神仙董奉居盧山治病重者種杏

五株輕者一株號董仙杏林

趙曰

近白

飛錫去年啼邑子

陳曰

高

僧懷有

飛錫而赴齋者

定功曰

要覽又云昔高僧隱峯遊五臺出晦西擲

錫飛空而往西天此丘持錫有一十五威儀凡室中不得着地必

掛於壁牙故釋子稱遊行僧爲飛錫安住僧爲掛錫孫綽天台賦

云應真飛錫以躡虛

言其去冬往湖南也注云得貞道之人

執錫杖而行於虛空故云

趙曰

言其去冬往湖南也注云得貞道之人

執錫杖而行於虛空故云

日許門徒

朱曰

尹公翁歸傳于定

國欲萬許邑子兩人

獻花何

金曰

高僧傳僧有戒行嚴潔天女來獻花

後

黃氏補千家集註杜工部詩史卷之十四

黃氏補千家集註杜工部詩史卷之十五

憶昔行

大曆三年後作

憶昔北尋小有洞洪河怒濤過輕舸

加我汎

問

茅君

施

文巾之洞三十六所第一王屋山之洞圍万里名曰小有清虛之天至於廣雅南楚江湖凡船之大者謂之舸見華蓋君良岑青輝慘夕厯

亡采切

圖良

小也

問

葛

棺

上天白日亦寂寥暮升艮岑頂巾几猶未知詳若洞詩之意

公游王至本欲謁華

蓋君適值君死也

坐

傍可

曹公祭橋玄文有曰車過三張李

陵別蘇武詩曰轍馬顧悲鳴五步一彷徨

謝靈運曰賞心樂事四者難并陸

招之而不來也不言欲爲仙賞之遊而事古

頗遠所以悲泣也宋玉招魂有䰟今歸來

秋山眼冷魂未

桃中

若有違

趙

上句言望華蓋君

願

君

內傳大天之內有

荆南詩內

歸仙賞心違淚交墮

傍

謝靈運曰賞心樂事四者難并陸

招之而不來也不言欲爲仙賞之遊而事古

頗遠所以悲泣也宋玉招魂有䰟今歸來

千崖無人萬壑靜二步回頭五步

桃中

若有違

趙

上句言望華蓋君

願

君

一室虛老獨啓青銅鎖

鄭曰靈邀

巾拂香餘搗藥

見淮南子

巾拂香餘搗藥

十

州記曰

一角正西曰玄圃

也

壁階

傍

除灰死燒丹火玄圃滄洲莽空闊

十

州記曰

一角正西曰玄圃

也

餘映

傍

金節羽衣飄婀娜

鄭曰上於可功

下奴可功美也

落日初霞閃

十

州記曰

一角正西曰玄圃

也

水聲合時

磽居晏功

青兕黃熊啼向我

鄭曰兕如野牛青皮堅

其數多

牛青色

兕似

徒然嗟咤撫遺跡

十

州記曰厚可以爲鎧

冢之山

化

趙曰公在山中愁寂不堪撫華祕訣隱文須內教晚歲

何功使

朱自云收

願果更討

十

州記曰衡陽董鍊師

董鍊師神仙也

隱於衡陽

趙曰以爲求仙須得有功行而傳祕

謀不見華蓋君矣却思南遊而訪董鍊師也

南游早鼓瀟湘

柂

柂

晉庾闡楊都賦青雀飛鱸余皇殿柂

柂

神仙有三十六洞天第一玉室山之洞名曰小有清虛天仙人所居艮岑崑崙

東北之岑甫昔遊小有洞不憚辛勤冀遇仙賞時盧道人結茅山下居焉甫謁之訪其仙術昔淮陽王有鵝寶枕中祕訣其文字隱之不以示人故曰祕訣隱文須內教董鍊師隱於衡陽即董京威也昔游詩所謂董先生者方公遊玉室山時董在東蒙今在衡嶽故云南游一作南浮如司馬子長浮湘泛沅之浮

魏將軍歌

大曆二年作

補註

夔州嘗號臨江軍而此詩云臨江節士安

補註

足數徐師川亦云甫自稱臨江節士當是大曆

在三年荆南作

二年作而染編

將軍昔著從事衫

鄭 曾曰著陟崿切

朱 曰別駕亦曰治中從事

鄭

曰

吳起

暫卸戰橐

李

鄭

曰

街銜勒也

鄭

曰

漢靈帝飛黃良駿重

鄭

曰

前漢高祖紀朕

鄭

曰

親被堅執銳師古曰

鄭

曰

古曰

鄭

曰

前漢高祖紀朕

書漢中四星曰天駟房一星曰天良旁八星絕漢曰天漢 搖捨

參補

天官書漢中四星曰天駟使此者以言御廢耳

熒惑不敢動

鄭曰

上初術切下楚耕切熒星不敢動言畏其威也

蘇曰

司馬仲達

日星俱帝座榮

補註

星曰搖捨妖星

感撓捨焉敢動

希曰

大人賦撓捨以爲旌旗張揚

張揚

雲旛相蕩摩

鄭曰

旛所交切旛旛皆旛也

威蕤又張平子西都賦棲鳴鳥曳雲旛又子虛賦

錯翡翠之威蕤注徐廣曰錯首措或作錯紛翠蕤

蕤

漢遣王吉護匈奴南北兩道故

朱曰

翠蕤雲旛皆旛

歌都護

朱曰

都護趙曰

古樂府有丁督護歌

右按文選被翼華之

瞻露鈎陳蒼蒼風玄武

朱曰

一本云玄武暮隋天文志鈎

陳六星在紫宮中故天子殿前亦

有鈎陳所以法天也蒼蒼言其明也玄武亦明星也

趙曰

鈎陳星

名玄武闢名安石

朱曰

三輔舊事曰未央宮北有玄武闢舊本誤以

武字爲韻云風之武極無義理徒誤學者以鈎

陳則蒼蒼以玄武則暮言當酒闢插劔之時

明主

朱曰

申言將軍

江

監軍於殿前矣

江

言將軍

天子之節士非特臨江王節士而已

修曰

臨江節士吏失其名

唯古樂府載宋陸厥臨江王節士歌曰節士慷慨髮上衝冠弯弓

三

掛石水長劔竦雲端是也

朱曰

夔州號臨江軍甫欲將軍

漢王吉都護蕃漢而臨江節士又安足數甫自称臨江節士

萬歲千秋奉

酒闢插劔肝

北風

大曆元年作

補註

鵠曰

詩云十年殺氣盛當是大曆元年而云洞

庭秋欲雪則公大曆三年冬至岳陽詩也梁權

是年詩內

道亦編在

北風破南極

朱曰

北陰也南陽也北風破南極

朱曰喻君

子不得志

朱曰中原劉項並起

朱曰

東西兵革不止冥冥之鴻鴈吾與汝將安歸

朱曰

南極所以言楚

地北風破南極而朱鳳威垂洞庭秋欲雪而鴻鴈安歸

朱曰

當時如此於是乎失所也

威垂無氣象之貌

朱曰

十年殺氣盛六合人煙稀

朱曰

劉述

衰鹿走中原劉項並起

朱曰

古今南北鼎沸

朱曰

方戈拂海人煙稀少

朱曰

漢初老四皓之徒也龐德公云時清

朱曰

十三年矣而云殺氣盛則卒其大數耳商山四皓辟秦之亂

朱曰

方漢之初可以出矣而猶茹芝焉則以畏禍之心未能已也

初老時清猶茹芝

蘇曰

物阜吾亦茹芝木

趙曰

自天宝十四年至

朱曰

強秦既

客從 大曆四年作

鵠曰詳觀詩當是大曆四年
補註作次權道以爲大曆二年

客從南溟來遺我泉客珠珠中有隱字欲辨不成書趙曰任昉述異記南海鲛人室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其眼泣則出珠鲛人即泉仙也又名泉客緘之箇笥父以俟公家須開視化爲血哀今徵斂無趙曰必用其珠從眼泣所出也至於化爲血矣猶慮公家之徵斂而無以供之師曰此詩寓意公家徵斂而索其所无有之物詩云俾出童羖也補註鵠曰按史大曆四年三月遣御史稅商錢此詩故託珠以諷徵斂之及於商賈也

白馬

大曆三年作

鵠曰詩云近時主將戮中夜商於戰當是大曆三年荆南作

白馬東北來空鞍雙貫箭可憐馬上郎意氣今誰見近時主將戮中夜商於戰鵠曰商或作傷

張儀曰商於當作傷於山名在虢州與此潭州之亂無相干

鵠曰

商於山名

商於山名

商於山名

商於山名

鵠曰商於當作傷於山名在虢州與此潭州之亂無相干

鵠曰商於山名

商於山名

商於山名

商於山名

商於山名

君不見黃鸝高於五尺童化爲白鳧似老翁一作象
故畦遺穗已蕩盡天寒歲暮波濤中朱曰歲一作日鱗
介腥膻素不食終日忍飢西復東魯明鷄鵠亦蹭

蹬聞道如今猶避風

朱曰見八哀詩鄭虔詩注師曰鷄鵠海此杜公自喻也

州補註馬駒益曰尔雅爰居釋曰爰居海鳥也大如

朱曰見八哀詩鄭虔詩注師曰爰居海鳥止於魯東門爲避風也喻甫因依變並反楊子琳又陷成都亦可謂天下皆用兵也

蠶穀行

大曆三年作

補註

鶴曰

詩云天下郡國無有一城無甲兵當是大

鄧靈州京師戒嚴桂州山僚反商州幽州兵馬使

並反楊子琳又陷成都亦可謂天下皆用兵也

天下郡國向萬城無有一城無甲兵

朱曰

時盜賊充斥

焉得鑄甲作農器

修可曰

家語載回曰回願得明王

聖主輔相之使鑄戟以爲農器

荒田牛得耕牛盡耕田蠶亦成不勞烈士淚滂沱

男穀女絲行復歌

鶴曰

列士見平日牛不得耕又蠶無所成

女絲則喜而行歌焉

師曰

時寇盜滿天

下男發耕女發織故傷今而思古也

傳注云檻軒前欄也賦此時在荆南

折檻行

大曆三年作

補註

鶴曰

詩云白馬將軍若雷電當是指崔旰作亂

尋爲西川節度使大曆三年四月入朝五月又加檢校左散騎常侍未幾又加檢校工部尚書皆杜鵑漸不能除惡從而引之要路當時在廷無一人敢

言故有感於朱雲折檻而賦此朱雲傳注云檻軒前欄也賦此時在荆南

嗚呼房魏不復見秦王學士時難羨

朱曰

房玄齡魏徵也初太宗爲秦王

既平天下開文學館以待四方之士於是以杜如晦房玄齡並以本官兼弘文館李士圖其形狀目顯爵十命褚亮爲像贊藏之書府號十八李士圖五品珍篋分爲三番更直宿于閣下預入閣者時人謂之曰登瀛洲

青襟胄子困泥

塗白馬將軍若雷電

朱曰

時方貴武而賤文也

定功曰

魏

中額時德常乘白馬羽軍時謂白馬將軍若雷電則言馬之駿驟大意言武人之寵幸故其威勢如此

補註

鶴曰

寵德每戰每陷陣與關羽交戰射羽

謂國子生胄子二字本出於書而番岳閑居賦亦云兩季如一右延國胄時方尚武故困泥塗

千載少似朱

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

陳曰

朱雲請尚方斬馬劒以斬佞臣張禹帝怒將雲下欲斬之亟攀

檻檻折後欲理檻帝曰勿理故以旌直臣也

修可曰左太冲魏都賦振顛黜黜階階嶙峋注嶙峋高也

鄭曰嶮離珍切峋思蓮切深

崔嵬公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

朱曰崔師德宋璟貌心張嘉貞代璟爲相閣堂按見其危言讐議未嘗不太聲歎息也

朱鳳行

大曆五年作

補註

韓曰

此詩爲衡州刺史陽中丞濟作也大曆五年藏玠殺崔瓘濟攝連帥之職以討賊故託衡

山朱鳳以喻之則身長額求其羣謂率澧州刺史楊子琳道州刺史裴刺廣州刺史李勉同討玠也當是

大曆五年師云鳳以喻君子時甫困於荆衡不得其志欲引其類以進澤及下民而爲小人之所疾併存之以俟

明辨

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高山巔朱鳳聲噭噭

禮曰篇是訖

此

興君子小人甚明朱鳳乃衡山上之物也因其物而有作乃以爲興矣韻書云噭噭衆口愁也詩哀鳴噭噭顧求其群翹垂口噤心甚勞下愍百鳥在羅網黃雀最小猶難逃願分竹實及蠻蠻盡使鷗梟相怒號

劉曰時亂離日久賢者思引

其類有爲而不可得者也

惜別行送向卿進奉端午御衣之上都

補註

韓曰

詩云尚書勲業超千古雄鎮荊州繼吾祖

裁縫雲霧成綺衣拜跪題封賀端午當是大曆

三年荆南佐

肅宗昔在靈武城

朱曰祿山之亂

指揮猛將收咸京

趙曰天寶十五年九月裴冕奉皇太子即皇帝位是爲肅宗明年九月復京師

向公泣血洒行殿

朱曰天子在行殿乃其義也

考其名補註

孔光傳領宿衛洪養行內師古曰外故曰行殿行在所之內中此云行殿乃其義也

逆胡冥窓

隨烟燼

朱曰消滅如隨烟燼也

卿家兄弟功名震麒麟閣畫鴻

鴈行

朱曰像於麒麟閣也言兄弟俱畫

紫極出入黃金印

補註禮記兄弟之齒

書勲業超千古雄鎮荊州繼五祖

朱曰尚書鎮荊州言李尚書謂杜預也

之芳也繼吾祖則公自言杜預也預在晉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師曰尚書指向卿之父珣鎮荆南昔向秀繼杜預節鎮于此故云

補註曹公以大曆三年至荆南是時衛伯玉爲節度

繼吾祖尹荆南大曆初加檢校工部尚書故云詳見前註

裁縫雲霧成御衣拜跪題封賀端午向卿將命寸心赤青山落日江潮白

趙曰言高卿行歷之景物也

卿到朝廷說老翁漂零已是滄浪客

朱曰時珣遣子向卿奉端午御衣之上都故有此作滄浪客乃岳原也甫自喻

醉歌行

大曆二年作

朱曰贈八安少府請顧八題壁

補註

詩云是日霜風凍七澤鳥

公至公安時作而梁權道編

在天宝十二年詩內若以爲在天寶未作則公未嘗至其地無容寫時景如此又公有戲簡顏十少府詩正與此合顧八即顧八分文學名况

神仙中人不易得

趙曰出說王恭美姿儀嘗披鶴氅乘涉雪而行孟昶見之嘆曰眞神仙中人也

顏氏之子才孤標

朱曰顏氏公安少府也

補註趙曰神仙中人正以顏爲尉而用之梅福爲南昌尉

謂之神仙尉又李白贈瑕丘王少府詩亦云飄飄神仙氣

公有官亭夕坐戲簡顏十少府詩則顏氏之子蓋顏十也

天馬長鳴待駕馭秋鷹整翮當臺霄

朱曰言負駿逸之才以待用也

趙曰漢禮樂志

君不見東吳顧文學

朱曰顧况吳人

君不見西漢杜陵詩家筆勢君

不嫌詞翰升堂為君掃

朱曰王敬過戴安道草堂飲酣

安道求子敬文子敬援臂大言曰

我辭翰雖不如古人與君一掃素壁今山陰草堂碑是也辭翰俱美

趙曰公自言詩家之詞與顧君筆勢之翰升顏少府之堂各爲

朱曰子虛賦楚有七澤

王敬過戴安道草堂飲酣

我辭翰雖不如古人與君一掃素壁今山陰草堂碑是也辭翰俱美

老

朱曰前漢都長安後漢都雒陽長安在雒陽

天馬來龍之媒君不見東吳顧文學

朱曰顧况吳人

君不見西漢杜陵詩家筆勢君

不嫌詞翰升堂為君掃

朱曰王敬過戴安道草堂飲酣

安道求子敬文子敬援臂大言曰

我辭翰雖不如古人與君一掃素壁今山陰草堂碑是也辭翰俱美

公自言詩家之詞與顧君筆勢之翰升顏少府之堂各爲

朱曰子虛賦楚有七澤

王敬過戴安道草堂飲酣

蠻落照街赤壁

朱曰施黔烏亦吏之域也赤壁地名周瑜破曹八於赤壁

酒酣耳熱

忘頭白

朱曰

楊惲曰酒酣耳熱聲嗚嗚而歌秦聲修可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昔日游廩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面賦詩

忽然不自知其樂

感君意氣無所惜

蘇曰

鄭琰感意氣

爲歌行歌主客

朱曰爲

一本云醉酒曰主則顏少府客則

公與顧也師曰歌主客發揚主客之德也

歲晏行

大曆三年作

歲云暮矣多北風瀟湘洞庭白雲中漁父天寒網罟凍莫徭射鳴桑弓

定功曰

隋地理志長沙郡雜有夷

免徭役故以爲名

補註

唐曰

漢五行志女童名曰麋弧其服師古曰山桑之有點文者木弓曰弧效云桑弓蓋以麋爲之

去年米貴闕軍食今年米賤大傷農

朱曰

穀貴則傷農民穀賤則傷農

馬達官厭酒肉比輩杼軸茅茨空

朱曰

言在位者不知爲政但厭酒肉而已

詩大東小東國困於役而曰杼軸其空

補註

唐曰

舊史大曆二年二月郭子儀自河東來朝元載裴冕第五琦梨幹各出錢三十萬置宴於子儀之第三月魚朝恩宴子儀宰相節度支使

京兆尹於私第子儀亦置宴于其第田神功宴于其第時以子儀元臣寇難漸平乃置酒連宴公卿大臣列坐於席者百人子儀朝恩神功一宴費至十萬貫嗚呼一宴之費至於如此曾不知民間杼抽之空方且以爲蹈堦王化酣酒爲樂朝恩神功固不足責而子儀亦復爲之惜哉此杜公所以形之詩也

魚不重鳥

朱曰

一作肉

補註

管子桓公曰夫鴻鴈春秋北而秋南不失其時又楚辭

問卿在郡食鴈乎

況聞廩廩鬻男女割慈忍愛還租

風俗通云吳

楚之人嗜魚鹽不重禽獸之肉汝休枉殺南飛

鴻

補註

管子桓公曰夫鴻鴈春北而秋南不失其時又楚辭

問卿太守而皇甫規

況聞廩廩

唐制授人以口分業田凡授田者丁歲納粟稻謂之租

用之一力歲不過二十日不役者曰爲絹三尺謂之庸時民力

困故於是又有鬻男賣女以還租庸調者

往日用錢捉私鑄今許

朱曰

一本云來

鉉錫

和青銅

朱曰

唐制盜鑄者死沒其家屬至天寶間盜鑄益甚雜以鐵錫無復錢形號公鑄者爲官爐錢

唐志德宗時江淮多鉅錫錢以銅盪外不盈斤兩銷千錢爲銅六
斤大抵江淮多惡錢其來已久不獨德宗時爲然如天寶初富商
奸人已潛往江淮以良錢一易惡錢五入長安市矣志
云德宗時者殆指其甚者而言耳此詩可補史之闕
刻泥爲之最易得好惡不合長相蒙師曰長相蒙謂上下
相蒙蔽無復糾察也萬國城頭吹晝角此曲哀怨何時終

夜聞觱篥

大曆二年作

鄭曰上必告浦註 **唐曰**詩云夜聞觱篥滄江上當是
初下力質切大曆二年夔州作蓋公夔州詩夔
云滄江也梁樞道編在二年離公安次岳州詩內徙
感於不見江湖行路難之句詩又云天地干戈滿以
是年周智光反吐蕃兩入寇京
師戒嚴桂州山獠又反故云

夜聞觱篥滄江上衰年側耳情所嚮鄰舟一聽多
感傷塞曲三更歛悲壯唐曰胡笳有出塞曲也積雪飛霜此
夜寒孤燈急管復風湍君知天地干戈滿唐曰地不
築者鬼玆國樂風湍謂風雜湍水
之聲行路難白居易之所作也

發劉郎浦

大曆三年作

鮑曰先王納吳女处也呂溫詩云吳蜀成婚此水潯
眞珠步障幄黃金誰將一女輕天下欲換劉郎鼎峙
心鄭曰在荊州宋曰浦屬峽州甫擬下峽過衡陽有此作浦註 **唐曰**按十道志劉郎浦在荊州當是

大曆三年作

挂帆早發劉郎浦疾風颶颶昏亭午

唐註曰右按江陵

首縣浦或作伏趙曰自公安縣欲往岳州所經行之處孫曰亭高兒謂日正高也

岸上空村盡豺虎唐註曰言多盜賊也 **唐曰**十日北風風

未迴客行歲晚尤相催白頭厭伴漁人宿黃帽青

鞋歸去來

趙曰：雖在江湖厭與漁人爲伴，乃欲深藏高隱矣。范曰：黃帽乃繪冠，青鞋乃芒鞋也。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近呈蘇

渙侍御

大曆四年作

父客多枉友明書素書一月凡一束

蘇曰：王介避居遠郊，月之中得親

寒暄問泛愛不救溝壑辱

趙曰：晉王獻之嘗與兄徽之操阮籍遇窮途則哭。

虛名但蒙

志士不忘在溝壑

張儀從楚相飲，相亡璧，門下意張儀盜璧，共笞掠之。妻曰：子每讀書游說安得此辱？儀曰：視吾舌在不，妻笑曰：舌在儀曰足矣。

那須滄海珠

蘇軾曰：右按唐書閻立本謂狄仁傑曰：君可謂滄海遺珠矣。

趙曰：王筠於書三過五抄。

道州手札適復至紙長要自二過讀盈把

懷本倚崑山玉

蘇曰：言得裴書勝珠之盈把，倚裴如崑山玉。

范曰：出說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兼

撥弃潭州百斛酒

蘇曰：步兵厨中貯酒數百斛。

蕪沒瀟岸千

株菊使我畫立煩兒孫令我夜坐費燈燭

蘇曰：言得書而有所

使侯印則

蘇曰：文帝紀注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国家

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

師古曰：謂郡守爲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又按百官表諸侯王金玉虎符，比一千石以上皆銀印，師古曰：古者印金通言今則尊卑有別，又漢儀

六百石四百石至二百石以上皆銅印，此皆謂裴作郡也。

綠耳行甚速

趙曰：言初爲尉之少年而材之俊逸，紫燕文帝良馬。

列子周穆王駕八駿之馬而左綠耳。蘇曰：言負符侯印取之，若其甚速，豈困於永嘉一尉乎？

塵濟世宜引英俊人，黎元愁痛會蘇息，夷狄跋扈

徒遂以授鉞築壇聞意旨

味曰晉禮志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即授節鉞於朝堂漢高祖築壇拜韓信間意旨當與此事也

類綱漏網期彌縫滯補發也

郭欽上

書見大計

深曰

于寶著論思郭欽之謾而悞戎狄之有釁御史大夫郭欽言戎狄強橫歷山爲患今西北方戎狄雜居恐百代之後爲患宜及平

劉毅之令詔驚群臣

深曰

晉武帝嘗顧謂劉毅

吳之功以復上郡帝不許

曰朕方漢之何如上對曰桓靈也帝曰朕克已爲理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公府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則

注僕太僕也君燕朝則正位掌擅相

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

也知他日更僕語不淺

深曰

儒行孔子對魯哀公曰遠數之不切人傾壺簫管黑白髮

書曰

黑一作理言得

舞劍霜雪吹

晉書

之愁去白髮再黑

明公論兵氣益振

晉書

振之

比

趙曰

蘇季子蘇秦也徐稚傳角立傑出尔雅七

茅齋定

青春

劍眉與舜同

每肩輿來

比

袂公有爲蘇大侍御漁作記異

抱

班固

以喻諸將

王城郭門藥物楚老漁商市

趙曰定王城乃潭州

市北

肩輿每聯袂

晉書

茅齋謂蘇侍御所居與公同在長沙故

每肩輿來

比

袂公有爲蘇大侍御漁作記異

抱

班固

以喻諸將

無數將軍西第成

深曰青治第今視之曰

後漢馬融爲大將軍西

趙曰

後漢馬融爲大將軍西

以喻諸將

班固

以喻諸將

匈奴未滅無以家爲

趙曰

後漢馬融爲大將軍西

以喻諸將

班固

以喻諸將

班固

以喻諸將

平安史之亂各矜其功於京師置大第也漢有東第北第西第皆因其地云始相如傳所謂東第師古曰居帝城之東賜夏侯嬰北

趙曰

後漢馬融爲大將軍西

以喻諸將

班固

以喻諸將

班固

以喻諸將

第以近北闕也早作永相東山起

深曰

謝安起於東山也

趙曰

謝安起於東山也

班固

以喻諸將

班固

鳥雀苦肥秋粟菽蛟龍欲蟄寒沙水

深曰

謝安起於東山也

趙曰

謝安起於東山也

班固

以喻諸將

班固

鳥雀方得時而蛟龍退藏甫自前也

趙曰

漢未丘戈錯起鹿門隱

班固

以喻諸將

班固

以喻諸將

班固

艾蛟龍蟄寒水言小人昇騰君子淹滯不見用也

趙曰

傷時干戈之未息以引

班固

以喻諸將

班固

以喻諸將

班固

終日死

趙曰

傷時干戈之未息以引

班固

以喻諸將

班固

以喻諸將

班固

此生已愧須人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

捐軀

傳

平原君
傳公等錄錄

奉贈李八丈判官

大曆四年作

我文時英特宗枝神堯後

珠

神堯高祖也珊瑚市則無

珊瑚至珍也非

錄

市中所有之物驥驥人得有

譚

駢耳與駢驥穆天子

見標格秀氣衝星斗

星斗

之間言不可掩也

事業富

清機

義測

神堯清機發妙理

官曹

止

獨守頃來樹嘉政

皆已傳衆口難體貴安冗長吾敢取

餘

言於難際能脫

難

紛應手

猶

前漢王衡曰匡詒詩解人顧注使人笑

不能止也

譚

莊子得之於心應之於手

篋書積

諷諫宮闈限奔走

譚

雖有諫書之多積蒲朝蠻而身入

幕未展材

材

一作懷

豐

右按晉史郗超在相溫幕下

秉鈞孰爲偶

鈞

衡

詩

所親問淹泊汎愛惜衰

朽

同論語泛愛遂以爲朋友之呼矣

北叟

馬融傳論得比叟之後福淮南子比叟失馬人皆弔之

入

北叟

孫

曰

此何詎不爲福居數月其馬將駿馬而歸人皆賀之

對曰此何詎不爲禍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皆弔之對

曰此何詎不爲禍居數年胡夷大入丁壯者皆控弦而戰塞上之

人死者十九

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也

譚

前漢項籍使范增

說項梁云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注云南公南方之老人

也比叟出班固幽通賦云比叟頗識其倚伏則指塞上之翁爲比

叟也舊注引淮南子遂輒塞上之翁爲比叟不知事則用淮南子

而塞翁失馬真成窮轍跡

莊

轍中之鲋呼

或似喪家

狗

孔子世家

累累如喪家狗

秋枯洞庭石風颯長沙柳高興激荆

衡知音爲回首

譚

水落石出所以爲枯也洞庭長沙荆與

而塞翁失馬字則班固也

狗

傳

平原君

傳公等錄錄

衡皆相連之地

譚

洽聞記拂林國出珊瑚

湖

水落石出所以爲枯也洞庭長沙荆與

而塞翁失馬字則班固也

生水底大船載鐵網下水取之騁驥綠耳天下之良馬二物不可多得喻李公人所稀有曹顏遠思友詩清機發妙理公有機謀故能建立事業又能守官忠正所親言李与杜同出陶唐氏南翁甫自稱言寓居荆南也比叟塞翁也甫委身之窮達希慕乎北叟洞庭長沙皆荆南之地知音爲回首言有所思於李也

別董道

大曆三年作

鵠曰詩云窮冬急風水逆浪開帆難蓋云董故不知名里寒時亦有適潭之期矣



岳明汎漢水而之鄧也當在大曆三年作詩又云老夫纜亦解公是

窮冬急風水逆浪開帆難士子甘旨闕不知道里
寒朱曰急於養父母有求彼樂土鵠曰詩適南適小長安
趙曰光武紀注曰小長安故城在今鄧州公今詩言逆浪開帆若在潭州言之逆浪則往衡州而南矣是指鄧後云漢陽峴首乃適鄧之所經行也

別我舟楫去覽君衣裳單素聞

趙

山濤帖曰子幾日挂席東下

南適小長安當



長安當

趙八節兼盡賓主歡已結門廬望無令霜雪殘

趙

王逸少曰懷祖不來寒食漸至天氣晴明不見容貌使吾幾時寬此懷抱

飄蕩兵甲際幾時懷抱寬

趙

王逸少曰懷祖不來寒食漸至天氣晴明不見容貌使吾幾時寬此懷抱

脫粟

趙

王逸少曰懷祖不來寒食漸至天氣晴明不見容貌使吾幾時寬此懷抱

青雲端朱曰管寧不應州郡之辟常著白帽

趙

公嘗有云白帽應須以管寧考之本傳云常著皂帽而杜佑通典作

白帽豈今國志誤邪采薇則四皓之事也

師

孝子傳其甘旨董以甘旨有闕急於奉親故不知道里之寒小長安乃成都也明皇

幸蜀後改爲西京故云小長安或曰胤陽縣有小長安故城在今

鄧州南陽郡西漢陽軍在岳陽南以此地寧靜欲寄居之故云試

考槃考槃者槃考槃也成其樂也

皆皆下至白紗帽故云又見寄峽州劉使君詩

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廣

大曆三年作

南郡海

浦江

詩云遇我蒼梧陰按蒼梧山在道
之潭而今詩又云解帆歲暮戎馬間天宇則是三
年在岳州作是年八月九月吐蕃寇邠州虛州涼師

戒嚴故云若四年

則無外夷之變

賢豪贊經綸功成空名垂子孫不振耀

朱曰

二云子歷

代皆有之鄭公四葉孫

朱曰

鄭公徵也長大常苦飢

朱曰

安諒

飢寒負薪拾禾未嘗不帶書

之私寶誌見徐陵謂曰此兒天上石麒麟也

鄭公在正觀時多所獻替新史

君樓直詞

朱曰

謂佐正諫議者謂雖貴育不能過

合行色何其微

朱曰

謂佑行色不稱家也莊子孔子說遇

我蒼梧陰

鄭曰

舜葬處盜跖歸遇柳下季曰今首車馬有行色

未遲

朱曰

蒼梧桂州之地古詩主

猶會面難莊子曰刃有餘地

公侯來

虛思黃金貴

朱曰

自

笑青雲期

朱曰

貴當作遺方在貧困之中故思以黃金讀之

長

卿父病渴武帝元同時

朱曰

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

子虛賦而善之

曰朕獨不得与

相如

此魏佑病而能文不如相如之遇也

言黃金不足羨也自笑青雲期以卑官爲可哂也甫

有渴疾故自此相如雖遇武帝官亦不甚顯也

季子黑貂

弊得無妻嫂欺

朱曰

蘇季子未用黑貂裘弊又出遊數

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皆切笑之

尚

爲諸侯客獨岳州縣卑南遊炎海甸

朱曰

言其

浩蕩

從此辭

朱曰

之交廣也

師曰

父海即

言避亂而

解帆歲暮可與春風歸

壯

亂輕土宜

師曰

言避亂而

窮途仗神道

朱曰

浩蕩

出入朱門家華屋刻蛟螭玉食亞王者

朱曰

洪範樂

張游子悲

朱曰

以其

爲客也

侍婢豔傾城絳綺輕

朱曰

一

掌中琥珀鍾行酒雙逶迤新歡繼明燭梁棟星辰

朱曰

爲少府也

爲小府也

爲煙

霧霧

掌中琥珀鍾行酒雙逶迤新歡繼明燭梁棟星辰

朱曰

爲煙

霧霧

飛兩情顧盼合珠碧贈於斯

夢符曰

右按博雅碧璫玉也

司馬相如子虛賦錫碧金鏡

趙曰言珠碧則交廣之所有也

上貴見肝膽下貴不相見

作見

疑心事披

寫間氣酣達

云遠

所爲錯揮鐵如意莫避珊瑚枝

閻曰石崇傳崇與王愷爭豪武帝每助愷當以珊瑚樹賜之高二

尺許枝柯扶疎出所平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慚惜崇曰不足恨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高三四尺者六七株

始秉

朱曰作無

逸邁與終

慎賓主儀

趙曰雖氣之豪邁而賓主之儀不可不慎也

師曰賓此逸因要在慎賓主之儀斯能全其交如雨之於嚴

武不慎其儀幾爲武

所殺故用以是戒之

戎馬闇天宇嗚呼生別離

別張十二建封

大曆四年作

嘗讀唐實錄

唐書曰實錄

國家草昧初

朱曰未治

建封

鵠

唐藝文志今上實錄二十卷敬播顏胤撰房玄齡監修貞觀實錄四十卷許敬宗撰又有皇帝實錄三十卷公所讀者其此故知草

昧時劉裴建首議龍見尚躊躇

師曰初高祖領太原劉文

事帝猶未允賴秦王贊之遂起兵故曰龍見尚躊躇

秦王撥亂姿一劍揔兵符

閻曰初高祖領太原劉文

沛暴隋竟滌除宗臣則廟食

閻曰汾晉唐公故謂撥開其亂也漢書撥乱反天下

靜裴寂首建議勸帝平大正漢高祖持三尺劍取天下

沛晉爲豐沛

閻曰汾晉唐公故

將相圖爾惟外曾孫凋儻汗血駒

閻曰漢以蕭曹爲宗臣子美

建封劉文靜外食配享於廟也

後祀何踈蕪

閻曰少年輩衆用之不顯達也

彭城英雄種宜膺

閻曰建封劉文靜外

逢長沙亭

閻曰長沙亭州

乍問緒業餘

閻曰緒業出之不顯達也

乃吾故人

子童艸聯居諸揮手灑衰淚仰看八尺軀内外名

閻曰梁書范雲初與高祖遇於齊竟陵王子良

鄧又嘗接里閭高祖受禪雲嘗侍讌高祖謂臨川王宏等曰我與

家流風神蕩江湖茫茫雲堪結交

閻曰梁書范雲初與高祖遇於齊竟陵王子良

鄧又嘗接里閭高祖受禪雲嘗侍讌高祖謂臨川王宏等曰我與

元尚書少親善申四海之敬今爲天下主此禮既革汝宜代我呼

范爲兄二王下席拜與雲同卓還尚書少時人榮之雲好節尚奇

專趣人之急少時與領軍長史王駁善駁亡於官舍貧無宅居雲

乃迎喪還家

嵇紹自不孤

朱曰

嵇康與山濤結神交康臨誅

謂其子紹曰山公在汝不孤矣

曰

甫得建封可以囑託

朱曰

擇杖征南幕

杜甫爲征南將軍

湖洛鯨

魚載感賈生慟

朱曰

擇杖征南幕

杜甫爲征南將軍

湖洛鯨

復聞樂毅書

朱曰

擇杖征南幕

杜甫爲征南將軍

湖洛鯨

魚載感賈生慟

朱曰

擇杖征南幕

杜甫爲征南將軍

湖洛鯨

何覲

此作人

一卧東山三十春豈知書劍與風塵

與一次老風塵言盜賊起也

龍鍾遠忝二千石

龍鍾行不進貌二千石謂其爲蜀州刺史也

愧爾東西南北人

孔子曰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則以

孔子歷聘北杜公矣

按集甫有詩曰

甫也東西南北人故也

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

大曆五年作井亭

開元

開元

大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臧玠未亂八人在潭

州此詩當在潭州作故詩云瀟湘水國旁龜鵠

開文書帙中檢所遺忘因得故高常侍適住居
在成都時高任蜀州刺史人日相憶見寄詩淚
灑行間讀終篇末自枉詩已十餘年莫記存沒
又六七年矣老病懷舊生意可知今海內忘形
故人獨漢中王瑀與昭州敬使君超先在愛而
不見情見平辭大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却追
酬高公此作因寄王及敬弟

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詩以零落今晨散帙眼

忽開近淚幽吟事如昨

昨

言不可制

昨

天子

也

言近如昨日也

也

不得伸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鬱鬱匡君略

庄君之略

不伸貌言有

伸

申

申

申

申

申

申

瑤墀侍臣已冥莫

趙白

之從臣

追言其死而冥莫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瀟湘水國旁龜鼈

趙白

公今

此詩乃在

潭州

景也

也

天失鵠鷄

劉向

亡父老歎

曰鄧邑

於鄭靈公蓋水國

楚人嘗獻鼈

也

常有也嘗食之似鼈而大至百斤躬具衆肉詩正義云鼈似蜥蜴四尺長丈餘甲如鎧皮堅可以冒鼓上林賦云擊鼈鼈之鼓爾

雅王鳩郭云鵬屬江東呼爲鷄鄒陽傳鷄鳥累百不如一鷄孟康曰大鵬也師古曰鷄自大鳥而鷄者耳非鵬也又李廣傳射鷄師古曰大鷄鳥名公嘗進鷄賦云鷄者鷄鳥之殊持擊搏而不可當

扁舟病獨存

題曰

以荅高君東西南北之句且言其扁舟在潭也

用孔子語見殖

卷曰東西南北

傳乃乘扁舟孟康曰持舟也

東西南北更堪論白首

縱橫

衣冠南渡多崩奔

閭曰去昏亂也

南渡辟亂也崩奔蒼黃貌

猶爲次無朱獲復

意鼓瑟至今悲帝子

閭曰舜曰湘妃堯之女也故曰帝子傳言州事以爲悲焉

南渡元帝渡江而未冠皆南渡今因借

猶爲次無朱獲復

衣冠何覲覓王門

閭曰湘靈鼓瑟也舜曰公在潭州故用潭

長裾此言愛漢中王而不見也

用孔子語見殖

邊塞西蕃最充斥

宋曰西蕃也充斥猶

南渡辟亂也崩奔蒼黃貌

猶爲次無朱獲復

章曹植波瀾闊

閭曰曹植陳思王也

南渡元帝渡江而未冠皆南渡今因借

猶爲次無朱獲復

服食劉安德業尊

宋曰劉安淮南王與

南渡元帝渡江而未冠皆南渡今因借

猶爲次無朱獲復

長笛誰能

閭曰云鄰家

南渡元帝渡江而未冠皆南渡今因借

猶爲次無朱獲復

亂愁思

宋曰漢馬融傳有雜

南渡元帝渡江而未冠皆南渡今因借

猶爲次無朱獲復

昭州詞翰與招魂

宋曰昭州敬使君題

南渡元帝渡江而未冠皆南渡今因借

猶爲次無朱獲復

蘇大侍御訪江浦賦八韻記異并序

大曆四年作

南渡元帝渡江而未冠皆南渡今因借

猶爲次無朱獲復

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旅于江側凡足不交州府

南渡元帝渡江而未冠皆南渡今因借

猶爲次無朱獲復

南渡元帝渡江而未冠皆南渡今因借

之客人事都絕久矣有輿江浦忽訪老夫舟檝而已茶酒內余請誦近詩肯吟數首才力素壯

南渡元帝渡江而未冠皆南渡今因借

猶爲次無朱獲復

南渡元帝渡江而未冠皆南渡今因借

詞句動人接對明日憶其湧思雷出書箋几杖之外殷殷留金石聲賦八韻記異亦記老夫傾

南渡元帝渡江而未冠皆南渡今因借

猶爲次無朱獲復

南渡元帝渡江而未冠皆南渡今因借

倒於蘇至矣

龐公不浪出

趙曰後漢龐德公居岘山之南未嘗入城府

蘇氏今有之

亦不交

州府再聞誦新乍突過黃初詩

趙曰文帝爲魏太子七子

之游皆能詩如謝靈運

初文帝即位年號也乾坤幾

作泊言廿代變遷

司馬相如揚雄亦蜀人也

師曰言廿代變遷

反覆楊馬宜同時

朱曰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齋房芝言咀味蘇漢

食齋房芝

朱曰清鏡中指江上勝食齋房芝言咀味蘇漢

之詩過於靈芝也

余髮喜却變白間生

故昨夜舟天接

朱曰言百靈闇誦詩而皆來也

風破

朱曰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送重表姪王碌評事使南海

大曆四年作

湘娥簾外悲百靈未敢散

朱曰變白爲作添

黑絲

朱曰黑以聞其詩

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

朱曰詩云蓄禹親賢領謂

婦

朱曰新唐書王珪母李氏珪正觀十年拜禮部尚書修同曰西

清詩話云唐王珪微時母李氏嘗云子必貴但未見與拔蕩者

珪一日引房杜過之母曰汝貴無疑所載止此質之子美是詩我

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則珪母杜氏非李氏也且一婦人識真主

於側微其事甚偉史闕而不錄是詩載之爲悉世號詩史信不誣也

朱曰王珪與房元齡杜如晦同

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

朱曰晉陶沉田常剪髮且酒食延賓客

俄頃羞頗珍寂寥人散後入怪鬢髮空吁嗟爲之

朱曰晉陶沉田常剪髮且酒食延賓客

父自陳剪髻鬻鬻市充杯酒

朱曰晉陶沉田常剪髮且酒食延賓客

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羈規數公經綸亦俱有

朱曰王珪次問

最少年丸鼎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

朱曰與元齡如晦善母李嘗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會元齡等過其家李穎大驚曰一客公輔才汝貴無疑

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

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

趙曰秦王太宗也太宗有虬髯

易曰雲從龍風從虎馬接乃

知帝王自及平正觀初尚書踐台斗

朱曰珪正觀中

夫人

常有輿上殿稱萬壽

蘇曰夫人以命婦預朝會也

六宮師柔順法則

化妃后

蘇曰班姬著內訓訓六宮作女箴娟誠化及妃后

婦

鵠曰三代之制諸侯之

制文武官一品國公母妻爲國夫人三品以上妻爲郡夫人王珪貞觀中爲侍中唐侍中正二品則其母爲郡夫人也通典云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出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又鄭玄云帝嚳有四妃以象后妃四星唐因隋制皇后之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至尊均嫂叔盛事傳不朽鳳鸕無凡毛

五色非爾曹

趙曰古有鳳將雛之曲南史謝超宗作殷淑儀謀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

往

者胡作逆乾坤沸嗷噭

朱曰謂安禄

家同遁逃

朱曰避亂也

爭奪至徒步塊獨委蓬蒿逗留熟

爾腸十里却呼號自下所騎馬右持腰間刀左牽

朱曰公言避亂日轡白馬載我使走免難於危險之中昔鄴下童謡曰青

往

紫遊轡飛走使我高

朱曰公言避亂日轡白馬載我使走免難於危險之中昔鄴下童謡曰青

往

苟活到今日寸心銘佩牢

朱曰懷轡馬之恩也

吾客在馮翊爾

又聚散宿昔恨滔滔水花笑白首

蘇曰如草

趙曰以言王評使幕中要賢材也

離

花笑水花水芝皆蓮也青

蘇曰

言南海節度

事往南

廷評近要津節制收英髦

趙曰

言廣南節度使也

離

蘇曰

班姬著內訓訓六宮

海也

漢陽傳南汎上龍舠

鄭曰

龍力公功又音雙

鄭曰傳郵馬之謂也自漢南

右平唯

有左平魏晉以來直謂之廷尉

評見六典注唐天寶中緣

邊禦戎之地置八節度使得以專制軍事節制之名本於

此故常袞節度使制云統節制之師此言廣南節度使也

北驅

蘇曰

龍力公功又音雙

鄭曰傳郵馬之謂也自漢南

右平唯

有左平魏晉以來直謂之廷尉

評見六典注唐天寶中緣

邊禦戎之地置八節度使得以專制軍事節制之名本於

此故常袞節度使制云統節制之師此言廣南節度使也

傳有十二

而往故曰漢陽傳以有使南海之役故曰上龍舠

鄭曰

傳郵馬之謂也自漢南

右平唯

有左平魏晉以來直謂之廷尉

評見六典注唐天寶中緣

邊禦戎之地置八節度使得以專制軍事節制之名本於

此故常袞節度使制云統節制之師此言廣南節度使也

傳有十二

義漢文帝紀曰閔無用傳此符傳也以木爲之書符於其上又以

板封之所以爲信也傳亦謂之棨或有用繡者終軍所弃是也

高祖紀曰乘傳詣洛陽此傳驛之傳也廣韻云南人名端爲灑又州名在廣南音雙舶三百舶曰舶舶矩也江南所爲名矩而廣安而不不傾危也北驅謁自北驅車

補註

先君嘗官郴郴與韶連

而來遂從此南泛海而往也

補註

灑地相接鶴當自郴之桂陽

蓋衆石東溢水自上湍瀉舟師藉羣力逆挽而下士人稱之爲龍先君未之見而聞其說故有詩云溪注三灑險山連五嶺雄案韻書灑止收在四江內問江切而於一東一冬皆不收則不當如鄭

補註

云力公切趙

家聲肯降地利器當秋毫

朱曰苟墜地言能

云呂紅切也虞詡曰不逢錯節盤根句以知爲利器也

朱曰

縣名屬廣州也

趙曰

番禺親賢領

朱曰

宗室之子爲節度也

鄭曰

番禺東貢禹即番禺按舊史大曆三年十月以京

兆尹李勉爲廣州刺史充嶺南節度使五年勉猶一出兵共討滅介則所謂親賢者蓋指勉也

趙曰

廣州節度使清白者囚裴迪先李朝隱宋

也寶貝休脂膏洞主降接武

趙曰謂廉潔而不汚於貨利

而未嘗自問降戶江切廣南有溪洞蠻其長謂之洞主禮記曰堂上接武言相繼而降也

趙曰

也昔漢孔奮清潔身更膏脂

大舶深五十餘用三木舶深五十餘肘西域以肘爲度李唐用俗文曰皆曰舶

趙曰

舶大舶也

也總名曰艘猶今言幾隻也我欲就丹砂跋涉覺身勞

趙曰

葛洪間交趾出丹砂求爲句漏令至廣

州刺史邵洪留洪乃止羅浮山鍊丹

王曰

此得就丹砂以鍊養故有駿鸞鳴鶴之語

乘鯨鰐或駿鸞騰天聊作鶴鳴臯

朱曰見李白騎鯨魚

詠懷二首

大曆四年作

補註

鵠曰

詩云飄颻桂水游南爲祝融客又云風濤

上潭州時作

人生貴是男

朱曰莊子榮辱期三樂亦曰人之所貴者男也而予幸得之一樂也

丈夫重天

機曰莊子天機

不張注不露也

未達善一身得志行所爲

朱曰孟子窮則獨善

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嗟余竟輶軒將老逢艱危胡鷗逼神器逆

節同所歸河洛化爲血侯草間啼

師曰胡雞安史也逼神器言滔長安

也安史亂河洛之間格鬪尤甚故云化爲血公卿奔竄故啼於草間也

飛

宋曰

吐蕃陷京師天子幸陁故云

開封

宮曰

河洛既陷而京師亦爲祿山所破

代宗幸陁不得謂之兩宮

故曰復陷非謂代宗時再陷於吐蕃下

玄肅二宮也

皆先王

之事也

見紫

西京復陷沒翠蓋蒙塵

師曰胡雞安史也逼神器言滔長安

倏忽向二紀姦雄多是非本朝再樹立未及正觀時日給在軍儲上官督有司

朱曰禹湯罪已不免上下督責也

高

賢迫形勢豈暇相扶持疲爾苟懷策棲胥無所施

朱曰言上下顧忌无所施爲也

先王實罪已愁痛正爲茲

朱曰禹湯罪已漢武哀痛之詔

漢武哀痛之詔

見紫

歲月不我與蹉跎病於斯夜晉酆城氣

朱曰見紫

氣衝牛斗注不得志之貌紫微垣乃帝座也姦雄多是非言祿山敗思明又起也正觀時米斗三錢行旅不齎糧今國用尚之上下督責故云未

及正觀時高賢迫形勢言進用者皆以勢援何暇扶持於甫哉疲矣甫自言衰老錐懷秉略何所施設豐城獄有寶劖氣衝牛斗蛟龍得雲雨非是池中物甫自視齒髮豁凋不復若寶劖蛟龍之亨奮也

邦危壞法則聖遠益愁慕

朱曰言祿山紊紀綱聖人

已遠不復見三代之治也

飄

朱曰郴

郴州桂陽水北流入連州桂陽縣在桂水之陽

梧

飄桂水遊

鄭曰

郴州桂陽水北流

入連州桂陽縣在桂水之陽

梧

所

梧舜葬之所

下曰湘南下曰離

桂州居湘離方分之地

公

會

以湘水自桂州而來故云桂水蒼梧山在道州鄭以爲桂

陽水而公未嘗至郴王以出會稽而非岳陽所經之道

梧水出靈川之海陽行百里分南北

北北

梧得雲雨非是池中物甫自視齒髮

豁凋不復若寶劖蛟龍之亨奮也

不銜鈎走鹿無反顧

朱曰

皆避難意

朱曰古按左氏傳古

人有言曰鹿死不擇音鋟而走險急何

擇

亂離之際不得遂其平

其全也

ճճ漱幽曠心拳拳異平素

朱曰

亂離之際不得遂其平

時節立

昔幽曠之心而反拳拳然言

風波之險也

時節立

見紫

春沙十里侵江樹逆行少吉日

朱曰謂經鑑

牛代

一切外閑也

明知限流寓風濤上

復度井竈任塵埃舟航煩數具牽纏加老病瓊絆

隘俗務萬古一死生胡爲足名數多憂汙桃源拙

計泥銅柱

鄭曰泥乃計切師曰昔秦人避亂於桃花源今我泥于銅柱山其計甚拙又且多憂得無汗辰於桃源乎

未辭炎瘴毒擺落跋涉懼虎狼窺中原焉得所歷

住

朱曰盜賊充斥不可爲久住計

葛洪及許靖避世常此路賢愚誠等

差自愛各馳驚

師曰葛洪許靖皆避世之士其賢如彼愧吾

之愚困於馳驚朱曰揚雄曰方其有事則聖

賢馳驚不足

羸瘠且如何魄奪針灸屢擁滯僮僕慵稽

留篙師怒

朱曰稽留遲滯也篙師舟人也

終當挂帆席天意難告訴

南爲祝融客

朱曰祝融峯地多神仙所居

鄭曰衡山上有祝融峯

勉強親杖屨結

託老人星羅浮屐衰步

師曰

祝融司南方章君內傳曰大

羅浮之洞周回五百里名曰朱明曜真之天羅浮山記曰羅浮者蓋總稱焉二山合體謂之羅浮在增城博羅二縣之境有神仙所居南極星中

有老人星

